

晉乘蒐略

卷十七



晉乘蒐略卷之十七

六清卷之十七

國朝吉

六清圖

至德元載命郭子儀罷圍雲中還朔方益發兵進攻  
東京選良將分兵先出井陘定河北子儀薦李光弼  
爲河東節度使分朔方兵萬人與之光弼將蕃漢步  
騎萬餘人太原弩手三千人出井陘至常山常山團  
練兵三千人殺胡兵執安思義降時史思明圍饒陽  
二十九日不下聞常山不守立解饒陽圍合二萬餘  
騎直抵城下賊守門不退光弼命五百弩於城上齊  
發射之賊稍却乃出弩弓千人分爲四隊使其矢發

晉乘蒐略

卷之一七

一

發相繼賊不能當歛軍道北光弼出兵五千爲槍城  
於道南夾滹沱水而陳賊數以騎兵搏戰光弼集弩  
射之人馬中矢者大半乃退得太原弩手之力也嗣  
光弼與史思明相持日久子儀引兵自井陘出至常  
山與光弼合蕃漢步騎十餘萬與史思明等戰於九  
門城南思明大敗又敗之於沙河安祿山復使將步  
騎二萬人北就思明發范陽等郡兵萬餘人合五萬  
餘人而同羅曳落河居五分之一子儀至恒陽思明  
隨至子儀深溝高壘以待之賊來則守去則追之晝

則耀兵夜斫其營賊不得休息數日子儀光弼議曰賊倦矣可以出戰壬午戰于嘉山大破之斬首四萬級捕虜千餘人思明墜馬露髻跣足走走至暮杖折槍歸營奔于博陵光弼就圍之軍聲大振於是河北十餘郡皆殺賊守將而降

至德元載譙郡太守楊萬石以郡降安祿山逼真源令河東張巡爲長史使西迎賊巡祖籍南陽居平陽之芮城博通羣書曉戰陣法氣志高邁不與庸俗合姚閻以平陸世族居址相近往來通好巡於開元末晉乘蒐略

擢進士第出爲清河令秩滿還都或勸一見楊國忠答曰是方爲怪祥更調真源令土多豪猾大吏華南金恣肆邑中語曰南金口明府手巡以法誅南金政簡約民甚宜之至是楊萬石逼使迎賊巡帥吏民哭於元元廟起兵討賊樂從者數千人西至雍邱與單父尉賈賁合有衆二千初雍邱令令狐潮以縣降賊睢陽囚殺使者迎賁等入屠潮妻子磔城上潮怨賁攻雍邱賁出戰敗死巡力戰卻敵因兼領賁衆潮與巡有舊於城下相勞苦如平生潮因說巡曰天下事

去矣足下堅守危城欲誰爲乎巡曰足下平生以忠義自許今日之舉忠義何在潮慚而退圍守四十餘日朝廷聲問不通潮聞上皇已幸蜀復以書招巡大將六人白巡以兵勢不敵且上存亡不可知不如降賊巡陽許諾明日堂上設元宗畫像帥將士朝之人人皆泣引六將於前責以大義斬之士心益勵城中矢盡巡縛藁爲人千餘被以黑衣夜縋城下潮兵爭射之得矢數十萬其後復夜縋人賊笑不設備乃以死士五百斫潮營潮軍大亂焚壘而遁追奔十餘里

晉乘蒐略

卷之十七

三

潮益兵圍之巡使郎將雷萬春於城上與潮相聞語未絕賊弩射之面中六矢而不動潮疑其木人使謀問之乃大驚遙謂巡曰向見雷將軍方知足下軍令矣然其如天道何巡謂之曰君未識人倫焉知天道未幾出戰擒賊將十四人斬首百餘級賊乃夜遁自是數擊破賊軍至德二載安慶緒遣尹子奇將同羅奚厥奚兵與楊朝宗合凡十餘萬攻睢陽許遠告急于巡巡自寧陵引兵入睢陽城父令姚閻亦至巡有兵三千與太守許遠城父令姚閻等合合兵六千八

百人尙衡遣將南霽雲至睢陽計事霽雲感巡誠意  
畱不去與萬春等敗楊朝宗於寧陵北通餉道子奇  
攻睢陽悉衆逼城巡勵士固守日中二十戰氣不衰  
遠專治軍糧戰具籌畫一出於巡子奇復引兵圍睢  
陽巡謂將士曰吾受國恩所守正死耳但念諸君捐  
軀力戰而賞不酬勲以此痛心耳將士皆激勵請奮  
巡乃椎牛饗士盡軍出戰賊望見兵少笑之巡執旗  
帥諸將直衝賊陣賊乃大潰明日賊又合兵至城下  
巡出戰晝夜數十合屢摧其鋒而賊攻圍益急巡于  
晉乘蒐略

卷之十七

四

城中夜鳴鼓嚴隊若將出擊者賊聞之達旦徹備旣  
明巡乃寢兵絕鼓賊以飛樓瞰城中無所見遂解甲  
休息巡與南霽雲雷萬春等十餘將各將五十騎開  
門突出直衝賊營斬賊將五十餘人殺士卒五千餘  
人巡欲射子奇而不識剡蒿爲矢中者喜謂巡矢盡  
走白子奇乃得其狀使霽雲射之中其左目幾獲之  
子奇乃走秋七月子奇復徵兵數萬攻睢陽城中食  
盡將士人廩米日一合雜以茶紙樹皮爲食饋救不  
至士卒消耗至千六百人皆飢病不能鬪遂爲賊所

圍巡修守具賊爲雲梯勢如半虹置精卒二百於其上推之臨城欲令騰入巡預於城潛鑿三穴候梯將至一穴中出一木柱之使不得進一穴中出一木末置鐵籠盛火焚之賊又以鉤車鉤城上棚閣巡以大木置連鑊大環拔其鉤而截之賊又造木驢攻城巡鎔金汁灌之賊又以土囊積柴爲磴道欲登城巡潛以松明乾蒿投之積十餘日使人順風持火焚之巡所爲皆應機立辦賊服其智不敢復攻遂于城外穿三重壕立木柵以守巡亦於其內作壕以拒之士

卒死傷之餘纔六百人時許叔冀在譙郡尙衡在彭城賀蘭進明在臨淮皆擁兵不救城中曰蹙巡乃令南霽雲犯圍而出告急于臨淮賀蘭進明不敢分兵恐師出爲叔冀所襲又忌巡聲威嫉其成功而愛霽雲勇壯欲畱具食延之霽雲泣曰睢陽之人不食彌月矣霽雲雖欲獨食且不下咽大夫坐擁強兵曾無分災救患之意豈忠臣義士所爲霽雲請置一指以示信歸報中丞因拔佩刀斷一指血淋漓示賀蘭一座大驚皆感激爲霽雲泣下霽雲歸至城下冒圍血

戰僅得入城城中將士相持泣賊知外援絕圍益急  
衆議東奔巡與許遠謀曰睢陽江淮之保障若棄之  
去賊乘勝長驅是無江淮也且吾衆飢羸走必不達  
古者戰國諸侯尙相救恤况密邇羣帥不如堅守以  
待之所餘纔四百人將士病不能戰巡西向再拜曰  
臣生不能報死爲厲鬼殺賊城遂陷與遠俱執巡衆  
見之起且哭巡曰安之勿怖死乃命也衆不能仰視  
子奇曰聞公督戰大呼輒皆裂齒碎何也答曰吾欲  
氣吞逆賊顧力屈耳子奇以刀抉視其齒存者三四  
將釋之賊衆懼其得衆心乃以刃脅降巡不屈又降  
霽雲未應巡呼曰南八男兒死爾不可爲不義屈霽  
雲笑曰欲將有爲也公知我者敢不死亦不肯降乃  
與雷萬春姚閻等三十六人遇害巡年四十九且死  
顏色不亂生致遠至偃師亦不屈死巡長七尺鬚髯  
每怒盡張讀書不過三復終身不忘爲文章不立藁  
守睢陽士卒居人一見問姓名其後無不識前後大  
小四百戰殺賊卒二十萬人其用兵不依古法教戰  
陣合本將各以其意教之或問其故巡曰古者軍有

左右前後大將居中三軍望之以齊進退今與賊野戰賊務馳突雲合烏散變態不恒數步之間勢有同異臨期應猝在於呼吸之間而動詢大將事不相及非知兵之變者也故吾使兵識將意將識士情投之而往如手之使指兵將相習人自爲戰爾器械甲仗皆取之於敵未嘗自修每戰必親臨行陣有退者巡已立其所曰我不去此爲我決戰士感其誠皆一當百待人無所疑慮臨危應變出奇無窮號令明賞罰信與衆共甘苦寒暑雖旰飭養必整衣見之故下爭致

晉乘蒐略

卷之十七

七

死力能以少擊衆未嘗敗衄被圍久初殺馬食旣盡羅雀掘鼠又盡巡出愛妾殺以食士遠亦殺其奴城中知必死莫有畔者城破遺民止四百而已張鎬聞睢陽圍急倍道亟進檄譙守邱曉救之曉不受命巡亡三日而鎬至十日而廣平王收東京鎬召曉杖殺之命中書舍人蕭昕誅其行時議者或謂巡與其食人寧若全人有名士張澹李紆董南史張建封樊晃朱巨川李翰咸謂巡蔽遮江淮沮賊勢天下不亡其功也由是人無異言按巡死守孤城圍久食盡羅雀



掘鼠至以人繼非忍於睢陽之人而殘食之也食垂  
斃之殘黎而保江淮數十萬生靈用延唐世獨能灼  
見其大堅守以綴賊兵義烈實出非常或疑其不全  
人而食之循迹忘本所見抑已小矣考巡守雍邱在  
於天寶十五載之七月迄至德二載正月閱時已歷  
數月而後赴救睢陽譙郡彭城臨淮諸將擁重兵不  
救而巡以一軍獨往自正月至十月前後幾及一年  
牽阻賊勢使不得南下城陷不過三日而鎬卽至廣  
平得以收復東京使賊不至散漫難制巡雖死而功  
亦偉矣其用兵出奇制勝至事不可爲而節彌厲凜  
凜有生氣更爲從來史冊所罕見炳於千古平陸姚  
閻以梓里夙好隨同守死雖其氣概未如睢陽之奇  
烈而與其患難附驥尾而名亦顯故詳列死事始末  
論其時世而并及之姚閻陝州平陸人崇族孫父弁  
開元初處州刺史閻性豪蕩好飲諛善絲竹天寶末  
歷壽安尉遷城父令與張巡親善以守睢陽功至德  
二年春加東平太守與巡同死難贈潞州大都督官

唐至德時絳守韋武鑿汾水溉田一萬三千餘頃皇  
輿全覽汾河在絳州南門外自太平縣流入經州東  
折而西入稷山界所謂汾曲也絳州雖臨汾河而水  
勢直瀉難以引灌武因河勢轉曲設法引流而不能  
行之久遠故雖利濟一時後遂未設渠道惟引山泉  
之水分流灌漑州西二十五里鼓山卽鼓堆也周四  
里高五丈穹窿而圓形如覆釜人馬踐履有聲四周  
胥石磴下有泉發源九原山西北有二穴北清南濁  
清者名清泉濁者名灰泉北穴爲石口尺五許自漚  
而爲池幅嶼一丈池溢而南折而東流南穴爲土口  
尺許亦漚池溢而北折而東合於清流泉西引泉流  
輪漑古堆莊漑地無番期下流漑馮家莊無番期下  
至席村莊有激水石牖渠水由上至下分晝夜時刻  
輪漑席村李村蒲城及三泉莊白村盧李村李村盧  
家莊孝陵村王莊磨頭祁郭北關等地其大溝俗名  
天河於席村北建石牖激水東南灌白村地西南灌  
席村蒲城李村地又於水西莊北建石牖激水經東  
稍南鑿鐵分水口一口灌南北王馬莊龍泉莊蘇村

至德二載蔡希德寇上黨執節度使程千里賊屢攻上黨常爲節度使程千里所敗蔡希德復引兵圍之以輕騎至城下挑戰千里帥百騎開門突出欲擒之會救至退還橋壞墜塹中反爲希德所擒仰謂從騎曰吾不幸至此天也歸語諸將善爲守備寧失帥不失城希德攻城竟不克送千里于洛陽囚之

至德二載史思明寇太原遣人取攻具於山東以兵送之李光弼遣人殲之於廣陽明一統志廣陽故城在平定州南三十里今廣陽村卽其地入太原之要道也

晉乘蒐略

卷之十七

九

至德二載六月田乾真圍安邑會陝郡賊將楊務欽密謀歸國河東太守馬承先以兵應之務欽殺城中諸將不同已者鬪城來降乾真兵解安邑遁去

至德初回紇至帶汗谷與子儀軍合及同羅叛胡戰於榆林河北大破之河曲皆平

至德初汾陰人薛愿爲潁川太守安祿山遣兵攻潁川城中兵少無蓄積愿悉力拒守期年救兵不至城陷死之上問李泌敵彊如此何時事定對曰臣觀賊

所獲子女金帛皆輸之范陽此豈有雄據四海之志  
賊之驍將不過史思明安守忠田乾真張忠志阿思  
那承慶等數人而已今若令李光弼自太原出井陘  
郭子儀自馮翊入河東則思明忠志不敢離范陽常  
山守忠乾真不敢離長安是以兩軍縶其四將也從  
祿山者獨承慶耳願敕子儀勿取華陰使兩京之道  
常通陛下軍于扶風與子儀光弼互出擊之彼救首  
則擊其尾救尾則擊其首使賊往來數千里疲于奔  
命我常以逸待勞賊至則避其鋒去則乘其弊不攻  
晉乘蒐略

卷之十七

十

城不過路來春復命建寧爲范陽節度大使並塞北  
出與光弼南北犄角以取范陽覆其巢穴賊退則無  
所歸畱則不獲安然後大軍四合而攻之必成擒矣  
按泌以賊強而權其大勢由太原出井陘扼北來之  
衝自馮翊入河東據西入之勢又互攻首尾使疲於  
奔命百戰百勝之道也唐以太原爲根本先定河東  
扼其要收復兩京之略具於此矣

至德二載二月郭子儀平河東子儀以河東居兩京  
之間扼賊衝要得河東則兩京可圖賊將崔乾祐守

河東從賊中自拔而來者日夜不絕子儀潛遣人入河東與唐官陷賊者謀俟官軍至爲內應至是子儀引兵趣河東河東司戶韓旻等翻城應官軍乾祐踰城得免發城北兵拒官軍子儀擊之斬首四千級乾祐未入自解東白逕嶺亡去遂平河東按子儀勞苦功高平河東後至四月卽有清渠之敗時府庫無積蓄專以官爵賞功諸將出征皆給空名告身聽臨事注名有至開府特進異姓王者諸軍但以職任爲統

晉乘蒐略

卷之十七

七

攝不復計官爵高下至潰敗復以官爵收散卒由是官爵輕而貨重大將軍告身一通纔易一醉凡應募入軍者一切衣金紫名器之濫至是而極軍行儲備糗糧艱難倍於往時一經挫折軍士易於解體而子儀一以恩結人心人樂爲之死故能已蹶復振遂定大功河東旣平各道併進聲援遙接是年九月收復兩京奠天下於泰山之安雖唐之氣運方隆而宏濟艱難以成中興之業者固非人力不至於此矣至德二載李光弼守太原聞史思明將十萬衆寇

時城中卒不滿萬衆議培城光弼曰太原城周四十里賊垂至而興役是先自困也乃於城外鑿壕自固作塹數十萬及賊來攻城取其土以增壘城壞輒補得不陷徹民屋作礮石車車二百人挽之石所及輒斃數十人思明選驍銳爲遊兵戒之曰我攻其北則汝潛趨其南有隙則乘之而光弼軍令嚴整雖寇所不至警邏亦不少懈賊不得入賊爲梯衝土山以攻城光弼募工穿地道以迎之近城輒陷賊宴城下令倡優詈侮遣人從地道中曳其足入斬之自是賊行

晉乘蒐略

卷之十七

七

皆視地徙營稍遠光弼僞約降而潛穿地道周賊營中搢以木至期勒軍城上遣裨將將數千人出若送欵者賊皆屬曰俄而賊營忽陷死者千餘人賊衆驚亂鼓譟突騎乘之俘斬萬計思明引還畱希德圍守又擊敗之斬首七萬級亦委資糧遁去又收橫野等軍擒李宏義以歸初賊至光弼張幄城隅以止息經府門不顧圍解越三日乃歸私寢按天寶未安祿山領四鎮節度使并州亦在轄內初反時雖以計執副使而并州郡縣皆爲朝廷守及思明來寇光弼力戰

却之用能固結人心屹然爲重鎮以屏蔽兩京成中興之業者光弼之功獨偉也唐中葉安史之亂匡濟之力多出河東陸贄言往者靈武中興尙賴西邊有兵諸牧有馬每州有糧太原之兵與朔方犄角樓煩三監牧馬充盈羊腸倉轉輸利便密邇靈武征調以時故足以控扼西北蕩平禍亂及叛將負固而太原之衆猶能牽掣而挫其鋒光弼保太原如金墉尤爲諸賊所憚史思明請誅光弼云陛下若不誅李光弼臣當自引兵到太原誅之唐室始終以太原爲根本晉乘蒐略卷之十七

三

得太原之力尤多實由光弼維持保護而爲根本計也通志徐溝縣集義村唐李光弼守太原村民舉義兵應之因號集義光弼能用其民其時之竭力致死可知范蠡兵法飛石重十二觔爲機法行三百步亦惟光弼能用之光弼用兵峻厲嚴肅出奇制勝而能持節行讀書執禮以孝友著聞居然儒者非尋常將帥所可同年語矣

至德二載置河中節度使兼蒲關防禦使治蒲州此河中節度使之始初置澤潞沁節度使治潞州至是

置鎮河中以資河東之力祿山初城雄武扼飛狐之塞已有窺太原之心矣漁陽兵起劫太原畱守以脇之其志未常須臾忘河東也及光弼力戰却退太原控扼西北於是蒲關路絕而靈武以東雄關健將隱然金墉奠於磐石之安蒲潞作鎮置帥衛靈武爲左輔始得從容奏中興之業不然左輔空虛靈武當殘敗之餘邊野蕭索一蹶豈能復振李郭之功固偉而亦由河東之形勢兵力扼要當衝進退攻守俱得其用故能易危爲安復定社稷也

晉乘蒐略

卷之十七

十四

乾元元年置振武節度使領鎮北大都護府麟勝二州徙天成軍合飛狐之安邊郡而廢雁門東北之橫野軍唐初飛狐沒於突厥貞觀中破突厥始復故地至是改置軍時子儀已收復西京置軍鎮以控扼西北

乾元元年顏杲卿子泉明爲王承業所畱因寓居壽陽爲史思明所虜思明降乃得歸杲卿姊妹女及泉明之子皆流落河北真卿時爲蒲州刺史使泉明往求之泉明號泣求訪哀感路人久乃得之泉明詣親



故乞索隨所得多少贖之先姑姊妹而後其子姑女  
爲賊所掠泉明有錢二百緡欲贖已女閱其姑愁悴  
先贖姑女比更得錢求其女已失所在遇羣從姊妹  
及父時將吏袁履謙等妻子流落者皆與之歸凡五  
十餘家三百餘口均減資糧一如親戚至蒲州真卿  
悉加贍給久之隨其所適而資送之袁履謙妻疑履  
謙衣衾儉薄發棺視之與杲卿無異乃始慙服

乾元二年夏四月澤潞節度使王思禮破史思明將  
楊旻於潞城東九域志潞城在潞州東北四十里隋  
晉乘蒐略 卷之十七 五  
開皇十六年置春秋潞子邑也

乾元二年王思禮爲河東節度使時太原承荒亂後  
思禮鎮數年資儲豐衍贍軍之外積米百萬斛河東  
遂爲雄鎮初潼關之敗思禮墜馬臥草間有小卒授  
以馬始得脫不告姓名而去思禮德之訪其人數年  
不得及鎮太原以吏事將誅代州刺史辛雲京忽有  
代州卒張光晟求見思禮一見卽識之曰子非吾故  
人乎何相見之晚也光晟曰向恥以小德取賞故不  
敢見今來謁求爲州主免罪思禮大喜曰雲京罪亦

不細今特爲故人贖之後雲京亦爲河東節度使張光晟亦爲代州刺史是年七月嵐州合河關河三十里清如井水凡四日而變

乾元五年召郭子儀還京以李光弼爲朔方節度使先時清溝之敗募八軍者給空名告身聽臨事注名一切皆衣金紫名器冒濫及九節度師潰魚朝恩短子儀於帝因召還以光弼代光弼治軍嚴整始至號令一施士卒壁壘旌旗精彩皆變朔方將士憚光弼之嚴樂子儀之寬初聞命士卒涕泣遮中使請留子晉乘蒐略

卷之十七

六

儀給之因躍馬而去

寶應元年河東軍亂殺其節度使鄧景山初王思禮爲河東節度使資儲豐衍積米百萬斛管崇嗣代之爲政寬弛耗散殆盡上聞之以鄧景山代之景山至鉤校出入將士隱沒者皆懼有裨將抵罪當死諸將請之不許其弟請代之亦不許請入一馬以贖罪乃許之諸將怒曰我輩曾不及一馬乎遂殺景山上以景山撫御失所以致亂遣使慰安諸將推辛雲京爲節度使因而授之會絳州諸軍乏食突將王元振謀

亂聲言主帥不卹卒饑且令修宅激怒士卒殺都統李國貞鎮西北庭行營兵屯於翼城亦殺其節度使荔非元禮推禪將白孝德爲帥併卽授之按此卽唐世藩鎮之禍所由起也昔人云邱夷則淵實下陵則上替肅宗於軍士賊帥廢立不聞有處置之命反於所欲立者授以節鉞自是承襲爲常至於唐亡而後已平盧廢立楚州賊將至河東相視並起河東夙稱忠順祇由撫御失所奸人乘變不亟寘賊於法又從而因任之紊亂名分實始於此所以相尋於禍亂而不已也

晉乘蒐略

卷之十七

七

寶應元年三月賜郭子儀爵汾陽王知諸道行營時絳州諸軍剽掠不已朝廷憂其與太原亂軍合非新進諸將所能鎮服以郭子儀爲汾陽王知諸道節度行營兼興平定國等軍副元帥發京師粟帛數萬以給絳軍時上不豫羣臣莫得進見子儀請曰老臣受命將死於外不見陛下目不瞑矣上召入臥內謂曰河東之事一以委卿子儀至軍王元振自以爲功子儀曰汝臨賊境輒害主將若賊乘其釁無絳州矣吾

爲宰相豈受一卒之私耶收元振及其同謀四十人皆殺之辛雲京聞之亦按誅殺鄧景山者數十人由是河東諸鎮率皆奉法

代宗廣德元年以僕固懷恩爲河北副元帥賊將田承嗣以莫州降李懷僊殺史朝義傳首京師以史朝義降將薛嵩爲相衛邢洺貝磁六州節度使田承嗣爲魏博德滄瀛五州都防禦使李懷僊仍故地爲盧龍節度使時河北諸州皆已降嵩等迎僕固懷恩拜於馬首乞行間自効懷恩恐賊平寵衰故奏畱嵩等晉乘蒐略

卷之十七

六

及李寶臣分帥河北自爲黨援朝廷亦厭苦兵革苟冀無事因而授之分河北諸州節度以幽莫媯檀平薊爲幽州管恒定趙深易爲成德軍管相貝邢洺爲相州管魏博德爲魏州管滄棣冀瀛爲青淄管懷衛河陽爲澤潞管范祖禹曰唐失河北實自此始由任蕃夷僕固懷恩爲制將也唐書藩鎮列傳安史亂天下至肅宗大難略平君臣幸安瓜分河北地授叛將護養逆萌以成禍根亂人乘之擅署吏賦稅自私效戰國肱髀相依以土地傳子孫脅百姓一寇死一賊

生訖唐亡百餘年卒不爲王土裂河北地爲合從以  
抗天子自河以北翻城數百角奔爲寇與其朋伍駭  
亂吾民於孤掌之上天子不問有司不呵王侯通爵  
越錄受之覲聘不來几杖扶之逆息虜亂皇子嬪之  
地益廣兵益強僭擬益甚土田民器分割大盡而賊  
夫貪心淫名越號走兵四略以飽其志趙魏燕齊同  
日而起梁蔡吳楚躡而和之大抵生人油然多欲欲  
而不得則怒怒則爭亂隨之是以教管於家刑罰於  
國征伐於天下大歷貞元之間反此方以豢虎狼而  
晉乘蒐略

卷之十七

九

不拂其心則忿氣不萌爲守邦之道是以首尾指支  
幾不能相運掉也魏博傳五世至田宏正八朝十年  
復亂更四姓傳十世有州七成德更二姓傳五世至  
王承元八朝明年王庭湊反傳六世有州四盧龍更  
三姓傳五世至劉愬入朝六月朱克融反傳十二世  
有州九淄青五世而滅有州十二滄景傳三世至程  
權八朝十六年而李全略有之至其子同捷而滅宣  
武傳四世而滅有州四彰義傳三世而滅有州三潞  
澤傳三世而滅有州五

廣德初罷河中節度及耀德軍耀德軍乾元初置於河東至是併罷之初郭子儀以大盜旣平而所在聚兵耗蠹百姓表請罷之代宗不察乃自河中爲始敕罷河中節度按此魚朝恩妬功而竊權也子儀忠於謀國散軍息民是時河南諸鎮兵罷之易耳河北若不受命子儀必有以處之而魚朝恩屯兵中渭橋與鄠縣名備吐蕃實以自衛若從子儀所請則渭橋鄠縣之兵必還禁旅不得外屯矣於是深以爲憾而陰易之顛倒位置使渭橋之旅安然無恙而獨置子儀所部之兵撤其節鎮驟然以爲得計謂是足以抑之也小人妬君子無所不至而不知君子之心祇知有公撤河中之兵而蕭然賦閒部曲散盡於子儀何損焉小人私心惛惛惟思竊據一朝失倚則如虺無頭蠱無尾之不可一朝居用心固不同矣子儀待士以誠撫下以恩身係天下之重而歸命於君忘其身以赴國家之難而威不能怵其心惟期安民代宗不察勲臣之忠用朝恩言敕書殺禮君道缺矣易曰王明

並受其福王之不明豈足福哉

廣德元年九月遣使檄僕固懷恩入朝不至初僕固懷恩受詔與回紇可汗相見於太原河東節度使辛雲京內忌懷恩又以其與回紇親恐其合謀襲軍府閉城自守亦不犒師懷恩新立大功名出諸將上而爲雲京所拒大怒具表其狀不報懷恩將朔方兵數萬屯汾州使其子瑒將萬人屯榆次裨將李光儀等屯祁縣李懷光等屯晉州張維嶽等屯沁州中使駱奉先至太原雲京厚結之使言懷恩反狀已露懷恩亦奏請誅雲京詔和解之懷恩自以兵興以來所在晉乘蒐略

力戰一門死王事者四十六人女嫁絕域說諭回紇再收兩京平定河南北功無與比而爲人構陷憤怨殊深上書自訟身負六罪恩得一奉天顏又以來瑱之死深畏中官讒口臣奏奉仙非不據實陛下竟無處置竊聞四方奏事皆令與驃騎議之曾不委宰相可否儻不納愚衷臣實不敢保家陛下豈能安國書入遣裴遵慶詣懷恩諭旨諷令入朝懷恩抱遵慶足號泣訴寃然以懼死爲詞竟不奉詔而北走懷恩旣去朔方兵亂不止李抱真言於帝曰朔方將士思郭

子儀如子弟之思父兄懷恩欺其衆謂子儀已歿故衆爲所用若子儀來皆不召而至顏真卿亦云言懷恩反者獨辛雲京駱奉仙李抱玉魚朝恩四人耳若以郭子儀代懷恩可不戰而服也帝乃以郭子儀爲河東副元帥謂子儀曰朔方將士思公如旱苗之望雨公爲朕鎮撫河東汾上之師必不爲變懷恩將士聞之皆曰吾輩從懷恩爲不義何面目見汾陽王及子儀至咸鼓舞感泣喜其來而悲其晚也子儀至河中雲中子弟戍河中將貪卒暴爲一府患子儀斬十

晉乘蒐略

卷之十七

三

四人杖二十人府中遂安按懷恩作副元帥大功旣立畏中官之讒擁兵駐河東非必遂有不臣之心也雲京疑而激之遂至叛亡亦可哀已然其先奏雷降將使安史餘孽坐擁大鎮流毒中原百有餘年終唐之世未能殄滅迄至於亡孰階之厲耶懷恩之死亦天奪其魄特假手雲京以發之至雲京怙過遂非不恤國事激成變亂亦難免於誅議矣

廣德二年僕固懷恩反以郭子儀爲河東節度等使懷恩謀取太原使其子瑒寇太原辛雲京覺之乘城



設備塲攻之大敗而還遂圍榆次旬餘不拔大將焦  
暉白玉擊敗塲軍殺塲於榆次南之鑿臺下懷恩聞  
之入告其母母曰吾謂汝勿反國家待汝不薄今衆  
心旣變禍必及我將如之何懷恩不對而出母提刀  
逐之曰我爲國家殺此賊取其心以謝三軍懷恩疾  
走得免遂與麾下三百渡河北走靈武雲州都虞候  
張維嶽在汾州聞懷恩去乘傳至汾州撫定其衆殺  
焦暉白玉而竊其功以告子儀子儀奏維嶽殺塲傳首詣  
汾州維嶽賂諒使實其言子儀奏維嶽殺塲傳首詣  
晉乘蒐略

卷之十七

三

闕帝命輦懷恩母致長安給待優厚月餘以壽終以  
禮葬之子儀如汾州懷恩之衆數萬悉歸之始知盧  
諒之詐杖殺之嗣懷恩誘回紇吐蕃吐谷渾黨項奴  
刺數十萬衆俱入寇懷恩更以朔方兵繼之行至中  
途遇暴疾死二寇聞懷恩死爭長不相睦子儀嚴備  
不戰使牙將李光瓚說回紇欲與共擊吐蕃回紇不  
信曰郭公在此可得見乎光瓚還報子儀曰今衆寡  
不敵難以力勝昔與回紇契約不若挺身說之可不  
戰而下也諸將請選鐵騎五百衛從子儀曰此適足

爲害耳郭晞扣馬固諫子儀以鞭擊其手曰去遂與  
數騎出使人傳呼曰令公來回紇大驚大帥藥葛羅  
執弓注矢立於陣前子儀免胄釋甲投鎗而進諸酋  
長相顧曰是也皆下馬羅拜子儀亦下馬執藥葛羅  
手讓之曰汝回紇有大功於唐唐之報汝亦不薄奈  
何負約深入吾地棄前功結後怨背恩德而助叛臣  
今吾挺身而來聽汝殺之我之將士必致死與汝戰  
矣藥葛羅曰懷恩欺我言天可汗已晏駕令公亦捐  
館中國無主我是以來今皆不然懷恩又爲天所殺

晉乘蒐略

卷之十七

三

我曹豈肯與令公戰乎子儀因說之曰吐蕃無道所  
掠之財不可勝載馬牛雜畜長數百里此天之賜汝  
也全師而繼好破敵以取富爲汝之計孰便於此藥  
葛羅曰吾爲懷恩所誤負公誠深今爲公盡力擊吐  
蕃以謝過因取酒共飲各執酒酬地爲誓於是諸酋  
長大喜曰軍中巫言此行安穩不與唐戰見一大人  
而還今果然矣遂與定約而還吐蕃聞之夜遁回紇  
遣其酋長見天子藥葛羅率衆追吐蕃殺獲萬計按  
世稱懷恩屢立大功畏讒擁兵辛雲京激而致變此

重其功而未究其心懷恩之叛在當時固由激之使然而謂其終無不臣之心則未可全信也觀其奏畱降將恐賊平寵衰已陰有跋扈之意及叛將環拜馬首乞行間自効而畱使分帥河北陰自結納使皆歸命藉爲聲援以徐觀其變又招誘回紇吐蕃諸部數十萬騎兵策馬奔衝而至謂可橫行吞噬豈復有故國之思主臣之念反復易變以至於死孰爲爲之耶自蹈亂亡拒命至三年之久挾寇爲國大患而帝猶爲之隱曰懷恩不反爲左右所誤耳此太阿倒持至晉乘蒐略

卷之十七

五

於終唐之世而不悟也

代宗永泰元年以李抱真爲澤潞節度副使初抱真奏請起子儀使將兵河東而朔方亂軍自定帝心重之抱真因言百姓勞逸在牧守願得一州以自試更授澤州刺史兼節度副使抱真以山東有變上黨爲兵衝而荒亂之餘土瘠民困無以贍軍乃籍民戶三丁擇一蠲其徭租給弓矢使農隙習射歲終大校親按籍第能否賞責比三年皆爲精兵舉所部得成卒二萬旣不廩於官而府庫充實遂雄視山東天下稱

昭義步兵爲諸軍冠按此卽府兵之意而抱真爲之  
不動聲色不須廩給兵自精足唐府兵法壞壞於不  
得人而行之不以實也集覽澤潞卽昭義藩鎮有州  
五柳汾晉澤潞

大歷三年以王縉領河東節度使縉初爲太原少尹  
與李光弼同守太原謀略爲衆所推雲京卒以縉代  
時兵馬使王無縱等恃功驕蹇以縉書生易之多違  
約束縉悉捕斬之諸將悍戾者殆盡軍府始安按史  
稱縉好賄晚年佞佛政事一委羣吏故卒不免然如  
晉乘蒐略 卷之十七  
晏涵之鞠以不軌誣矣

五

永泰元年裴諝爲河東租庸鹽鐵使諝絳州聞喜人  
寬之子初爲河南參軍史思明亂逃山谷間思明故  
爲寬將德寬舊恩遣騎跡獲之僞授御史中丞諝疏  
賊虛實於朝事泄思明恨罵瀕死而免賊平除考功  
郎中數燕見奏事帝曰疾風知勁草果可信拜河東  
租庸鹽鐵使至是諝入計帝召至便殿問權酷利歲  
出納幾何諝久不對帝復問曰臣有所思帝曰何耶  
諝曰臣自河東來農人愁嘆穀菽未種誠謂陛下軫

念元元先訪疾苦而乃責以利孟子治國言仁義不  
以利故未敢卽對帝曰微公言朕不聞此時朝堂別  
置三司決庶獄辯爭者輒擊登聞鼓謂上疏曰諫鼓  
謗木之設所以達幽枉延直言今詭猾之人輕動天  
聽爭纖微若然安用吏治乎帝然之於是悉歸有司  
謂惡法吏舞文或挾宿怨爲重輕獻獄官箴以諷進  
河南東都副畱守凡五世爲河南謂視事未嘗敢正  
處以寬厚和易爲治不鞠人以賊裴氏爲聞喜望族  
世敦友愛謂承寬後習其清簡咸稱舊德不虛也

晉乘蒐略

卷之十七

三

永泰元年閏月郭子儀還河中初子儀以靈武初復  
百姓凋敝部落未安請以路嗣恭鎮之嗣恭披荆棘  
主軍府威令大行子儀還河中以軍食常乏乃自耕  
百畝將校以是爲差於是士卒皆不勸而耕野無曠  
土軍有餘糧

大歷中回紇侵太原破鮑防軍拜渾瑊都知兵馬使  
自石嶺關而南督諸軍犄角虜引去進兼單于副都  
護振武軍使子儀爲太尉德宗析所部爲三節度以  
渾瑊兼單于大都護振武東受降城鎮北大都護府

綏銀麟勝州節度副大使後與李晟收咸陽泚平論  
功授河中絳慈隰節度使河中同陝虢行營副元帥  
繇樓煩郡王徙咸寧復平李懷光還屯河中吐蕃相  
尙結贊陷鹽夏陰闕京師而畏瑊與李晟馬燧欲以  
計勝之乃詭辭請好詔約盟以瑊爲會盟使爲結贊  
所劫羸服待罪得釋還河中瑊治蒲十六年常持軍  
猜間不能入好書通春秋漢書嘗慕司馬遷自叙著  
行紀一篇辭不矜大性忠謹功高而志益下君子賢  
之

晉乘蒐略

卷之十七

七

唐書王緯傳緯字文卿并州太原人父之咸爲長安  
尉與弟之賁之奐皆有文緯舉明經以書判入等歷  
長安尉大歷中與李泌俱爲路嗣恭江西觀察判官  
泌見惡於元載嗣恭希意欲殺之緯護解得免泌執  
政奏爲浙西觀察使初州縣有韓滉時罰錢未入者  
十八萬縉府史請哀爲進奉緯上疏蠲以疏民力貞  
元十年加御史大夫兼諸道鹽鐵轉運使裴延齡以  
諸道員錢四百萬縉獻爲羨錢緯奏此州經費大忤  
延齡意改檢校工部尙書史稱緯居官以清白稱然

好用刻深條約苛碎人不能堪清而不刻斯得之矣  
唐史盧綸傳綸河中蒲人避天寶亂客鄱陽湖大歷  
初數舉進士不入第元載取綸文以進補闕鄉尉累  
遷監察御史坐與王縉善久不調渾瑊鎮河中辟元  
帥判官遷檢校戶部郎中因舅渠年得幸表其才名  
見禁中帝有所作輒使賡和異日帝問渠年盧綸何  
在答以從渾瑊在河中驛召之會卒綸與吉中孚韓  
翊錢起司空曙苗發崔峒耿漳夏侯審李端皆能詩  
齊名號大歷十才子文宗尤愛其詩問宰相綸文章  
晉乘蒐略 卷之十七 三

幾何亦有子否李德裕對綸四子簡能簡辭宏止簡  
求皆擢進士第在臺闕帝遣中人悉索家笥得詩五  
百篇以聞

大歷四年回鶻請婚封僕固懷恩女崇徽公主下降  
可汗以兵部侍郎李涵往冊命道經汾上陰地關石  
壁上猶傳遺跡唐書地理志靈石縣西南五十里有  
陰地關一名南關出汾晉間之間道也稱南關者以  
冷泉關在北也廣川書跋崇徽公主手痕在汾州靈  
石縣陰地關石壁主蓋僕固懷恩女懷恩以嫌猜叛

入回鶻沒其家入後宮嗣回鶻請婚以懷恩女封爲  
崇徽公主冊命下降出塞道出汾上托掌石壁流傳  
於後豈怨憤之氣盤結於中而不得發遇金石而開  
者耶唐雍陶陰地關見入蕃公主石上手跡詩漢家  
公主昔和蕃石上今餘手澤存風雨幾年侵不滅分  
明織指印苔痕李山甫詩金釵墜地鬢堆雲自別昭  
陽帝豈聞遣妾一身安社稷不知何處用將軍宋歐  
陽修詩故鄉飛鳥尙啁啾何況悲笳出塞愁青塚埋  
魂知不返翠崖遺蹟爲誰畱玉顏自古爲身累肉食  
晉乘蒐略 卷之十七 无

何人與國謀行路至今空嘆息巖花澗草自春秋  
大歷八年九月晉州男子郇模以蘇辮髮持竹筐葦  
席哭于東市人問其故對曰願獻三十字一字爲一  
事若言無所取請以蓆裹尸置筐中棄于野京兆以  
聞上召見賜新衣館于客省其言團者請罷諸州團  
練使也監者請罷諸道監軍使也事見元載傳餘十  
八字史不傳

大歷中杜鴻漸病甚令僧削髮遺令爲塔以葬鄙哉  
鴻漸之貪也生旣位極人臣死又徼福於佛使福而



可徵鴻漸真得計矣然鴻漸雖好佛而不悟其要誠  
悟其要則必如瞿曇棄國王之位割妻子之愛入山  
林毀衣服惡飲食苦形體以成其道也今生則出入  
將相受萬鍾之奉而不能舍及老病死矣乃始爲僧  
意謂死而受生復得善果豈非貪心蔽蒙之極歟佛  
氏以生死爲一大事精練之至不但坐而死矣或立  
或倒或預言死日及期不爽世俗所共神而敬之者  
也而君子不取蓋惡不由其正也會子易簣以爲安  
尙不肯一息安於不正而况其他乎夫身體髮膚受  
晉乘蒐略 卷之十七

之父母故剪爪墮須猶或藏焉豈有死而削髮以爲  
達哉鴻漸死于宰相不以袞服斂藏而必出於此者  
其以是爲福乎抑以是爲罪也代宗資非英傑鴻漸  
位列鼎鉉與元載王縉並以誦佛迷惑以人爲菩薩  
鬼神導以鹵簿百官迎從直同兒戲鴻漸甘爲僧人  
之奴隸冥心曲附日入於衰昏混亂不可救止削髮  
爲塔亦如兒戲冥冥以終身也

大歷十二年霖雨度支奏河中有瑞鹽初解安兩池  
生乳鹽開元時池涸水淡鹽廢河中姜師度始有畦

夫營種之課至是遇秋霖韓滉奏雨不害鹽仍有瑞  
鹽賜名寶應靈池張濯記略云寶應靈慶池者山海  
經所謂鹽販之澤也供華夏二十餘州宅黃河千里  
之曲北抱原勢南負山陰涵濡滋澄浸漬舄鹵外無  
寸草內絕纖鱗水或紫赤鹽皆潔白大歷丁巳秋雨  
爲災凡厥井疆漫爲塗潦乃徵畚鍤修隄防導溪澗  
積溜白波如山西迤北滙散於女鹽翌日開霽紅鹽  
自生盈掬傾筐或蠶或粟形攢伏虎色澈丹沙靈貺  
休徵古未之有詔賜池名曰寶應靈慶池置祠於條  
山之北按唐紀河中府池鹽以是年秋霖多敗判度  
支韓滉恐鹽戶減稅奏雨雖多不害鹽仍有瑞鹽生  
遣蔣鎮往視覆如滉言因賜號置祠鹽生霖潦則鹵  
薄雖或有生發而利亦減矣匿災爲瑞徵稅如故時  
人醜之

大歷十三年正月回紇寇太原焦伯瑜等逆戰遇於  
陽曲之柏井大敗而還回紇縱兵大掠代州都督張  
光晟擊破之於陽武谷郭子儀奏回紇猶在塞上邊  
人恐懼遣渾瑊將兵鎮振武軍回紇始去初回紇之

八也河東押牙李自良曰回紇遠來求鬪難與爭鋒  
不若築二壘於歸路以兵戍之鹵至堅壁勿與戰彼  
師老自歸乃出軍乘之二壘抗其前大軍蹙其後無  
不捷矣節度使鮑防不能用敗還九域志代州崞縣  
西有陽武塞今置堡路通太原東都事略柏井在太  
原城北四十里宋徙并州城於陽曲縣唐節度使置  
都押牙牙前重職也

大歷中置鎮將於石州以綏御党項會要党項部落  
代宗永泰後皆徙石州因置永安鎮以統之讀史紀

晉乘蒐略

卷之十七

三

要永安鎮在永寧州城內徙党項於此初郭子儀以  
党項部落散處地與吐蕃濱近易相脅表徙靜邊州  
都督夏州樂容等六府於銀州之北夏州之東以離  
沮之其地在大河以西麟勝等處今神木榆林迤北  
之地迨後野利把利等氏與吐蕃姻援贊普悉王之  
因是擾邊陰結吐蕃爲變郭子儀芟其反謀嚴邏以  
絕吐蕃來道表置都督府於是野利等族皆入朝並  
徙其部於延綏等州然猶在河西也至永泰後稍徙  
石州則踰河而東直入內地矣置永安鎮將以統之

既不能安其居馭之又失其道永安將阿史那思暕賦索無極氏族不能受亡走河西仍不時往來并汾之間騷然矣

大歷十四年以馬燧爲河東節度使初燧父爲嵐州刺史燧隨父至嵐州嘗與諸兄學掇策嘆曰方天下有事當以功濟四海詎老一儒哉更學兵書戰策沉勇多算至是鎮河東至晉陽燧以太原王業所基宜因險以示敵乃引晉水架汾而屬之城濬爲東隄省守陴萬人太原承鮑防柏井之敗兵力衰單燧募牧

晉乘蒐略

卷之十七

三

馬廝役數千人悉備騎士教之戰數月成精卒造鎧必短長三制稱士所衣以便進趨爲戰車前冒狻猊怪象列戟於後行則載兵甲止則爲營陣或塞險以遏奔衝器械無不精利闢廣場羅兵三萬以肄之辟張建封爲判官署李自良爲代州判官委任之居一年太原軍雄於北方李懷光反詔燧爲河東行營副元帥仍兼晉絳慈隰節度使與渾瑊合兵討之降隰絳定聞喜萬泉等六縣請給三十日糧破河中挺身至城下召諭一軍感泣請降果以二十七日入其城

河中平還太原帝賜宸宸台衡二銘勒石起義堂榜其額以寵之太原縣志起義堂在汾水東舊晉陽縣亦曰號令堂唐高祖誓義師於此唐書馬燧傳河中平遷燧光祿大夫兼侍中賜一子五品官還太原帝賜宸宸台衡二銘以言君臣相成之美勒石起義堂帝榜其額以示寵異

大歷十四年以張涉爲右散騎常侍涉河中也上在東宮時涉爲侍讀卽位事皆咨之旋晉翰林學士親重無比至是擢爲常侍學士如故涉與太原人喬晉乘蒐略卷之十七  
琳友善琳粗率喜恢諧無他長涉稱其才可大用上信用之晉同平章事琳旋以衰老耳聾罷政事上由是疎涉嗣以事罷歸田里

德宗建中元年秋八月振武畱後張光晟殺回紇使者九百餘人帝命回紇使者董厥盡帥九姓胡歸國輜重甚盛至代州畱數月求資給踐禾稼人甚苦之畱後張光晟欲殺回紇未發會九姓胡怒董厥獻策光晟請殺之奏於上不許光晟乃使副將過其館門故不爲禮董厥執而鞭之光晟勒兵掩擊并羣胡

盡殺之帝遣源休送董厥等喪還回紇相頡子思迦立休等於帳前欲殺者數四畱五十日可汗遣人謂之曰國人皆欲殺汝如以血洗血污益甚耳今吾以水洗血不亦善乎不見可汗而還

建中二年詔河東節度使馬燧以太原步騎二萬與昭義李抱真神策兵馬使李晟合軍討魏博叛帥田悅悅使大將楊朝光以兵萬人據雙岡築東西二柵以禦燧燧率軍營二壘間令李自良等以騎兵守雙岡戒曰令悅得過者斬燧推火車焚朝光柵自晨及晉乘蒐略

卷之十七

晉

晡急擊大破之斬朝光進軍臨洛悅悉軍戰燧自以銳士當之凡百餘返士皆決死悅大敗斬首萬級係千餘館穀三十萬斛邢圍亦解李納李惟岳合兵救悅復壁洹水遣將以兵守漳之長橋築月壘扼軍路燧於下流以鐵鑱維車數百乘實以土囊塞其下流涉淺而渡進屯黎陽倉口與悅夾洹而軍造三橋逾洹水日往挑戰悅不出燧令諸軍夜半起食潛師趨魏州令之曰賊至則止爲陣畱百騎擊鼓鳴角於營中畢發而止伺悅軍畢渡卽焚其橋軍行十餘里悅

聞之率淄青成德步騎四萬踰橋掩其後乘風縱火鼓譟而前燧先除其前茅莽百步爲戰場結陣以待之比悅軍至火止氣衰燧縱兵擊之悅兵大敗追奔至三橋橋已焚赴水溺死不可勝計斬殺尸積三十里淄青兵幾盡於是李再春以博州降悅從兄田昂以洺州降悅夜走魏州嬰城拒守告窮於朱滔王武俊馬燧與李抱真不協頓兵旬餘始至城下攻之不克

建中三年四月詔朔方節度使李懷光討朱滔王武

晉乘蒐略

卷之十七

三

俊滔等發救田悅軍至魏州李懷光軍亦至燧等盛軍容迎之朱滔以爲襲已遽出陣懷光擊之滔軍崩沮士卒爭取寶貨王武俊引騎橫衝之懷光軍分爲二滔引兵繼之官軍大敗溺死者不可勝數滔復堰水絕官軍歸路燧懼遣使卑辭謝滔求歸武俊以爲不可滔不從燧遂與諸軍涉水而西保魏縣李抱真馬燧數以事相恨望不復相見由是諸軍逗撓久無成功李晟往來解說乃和時兩河用兵河東澤潞河陽朔方四軍屯魏縣月費百餘萬緡府庫不支數月

括富商錢出萬緡者借其餘以供兵凡蓄積錢帛粟  
麥者借四分之一封其櫃窖又行稅間架除陌錢法  
屢市囂然如被寇盜會朱泚亂帝出奉天燧領軍還  
太原史稱燧沈雄忠力常先計後戰每戰親令於衆  
無不感激用命鬪必決死未嘗折北名蓋一時然能  
得田悅而不取虜不可信而決信之故河北三盜卒  
不臣使大臣奔辱燧之罪也是以責備賢者之道罪  
之也燧提太原久練精卒合諸軍十餘萬之衆老師  
糜餉卒無成功還軍太原誠不滿於人望然孽萌護  
晉乘蒐略

卷之十七

庚

養日久瓜連蔓結輾轉相依誠有不能一時剪滅之  
勢如田承嗣據貝博魏衛相磁洛七州未嘗北面天  
子河東昭義諸軍並進承嗣幾成擒矣卒以李寶臣  
攜貳國威中奪窮而復縱爲後世子孫背脅疽根豈  
有數存耶

建中初澤潞將張仵守臨洛田悅攻之乘城固守累  
月士死糧且盡救不至仵悉召諸部將立軍門命女  
出徧拜因曰諸君戰良苦吾無貲爲賞願以是女賣  
直爲衆士一日費士皆哭曰請死戰會馬燧自河東



將兵擊悅城下敗之伍乘勝出戰無不一當百功冠一時惟忠義之忱足以激發人心故三軍用命一鼓作氣也

建中二年六月汾陽王郭子儀卒子儀爲上將擁彊兵程元振魚朝恩讒謗百端詔書一紙徵之無不卽日就道由是讒謗不行天下以其身爲安危者殆三十年功蓋天下而主不疑位極人臣而衆不疾窮奢極欲而人不非之年八十五而終其將佐爲名臣者甚衆嘗遣使至田承嗣所承嗣西望拜之曰此膝不晉乘蒐略卷之十七 三

重如此

德宗時專以太原兵抗山東而邊警時聞儲備不充陸贄言頃設就軍和糴之法以省運制加倍之價以勸農而有司競爲織嗇不時斂藏遂使豪家貪利反操利權度支物估轉高軍城穀價轉貴此蓄斂乖宜也今戍卒不隸於守臣守臣不總於元帥至有一城之將一旅之兵各降中使監臨皆承別詔委任每有寇至方從申覆比蒙徵發救援寇已獲勝罷歸此措

置失當也又言備邊之失財匱於兵衆力分於將多  
怨生於不均機失於遥制宜罷諸道防秋令本道但  
供衣糧募戍卒願畱及蕃漢子弟多開屯田官爲收  
糴寇至則人自爲戰時至則家自力農又擇文武能  
臣帥朔方河東緣邊諸鎮有非要者隨宜併之減浮  
費以豐財懸賞罰以考成則西北寧謐矣帝重其言  
而不能盡用贄指陳時政洞若觀火皆本仁祖義出  
之自言上不負天子下不負所學若贄者始可以言  
學矣

晉乘蒐略

卷之十七

三

德宗時夏縣人陽城爲諫議大夫極論裴延齡誣逐  
陸贄張滂李充等引誼申直名震一時城初隱中條  
山不求仕進李泌欲辟致之府不受未幾擢授司諫  
以言爲職居位則思修職而又遇可言之時非如著  
作佐郎之可以病謝也當是時縉紳相望丰采城驟  
進草茅與聞得失居進言之地必言人所不能言而  
城默然若未嘗聞知者韓文公作諍臣論譏切之而  
城不屑也在位八年人不能窺其際至是帝受裴延  
齡之譖逐陸贄等舉朝默無一言於是城乃抗聲直

起曰吾諫官不可令天子殺無罪大臣乃上疏極論延齡罪申雪諸冤累日不止言益加厲帝欲相延齡以是中止按人臣進說於君憤激固不可爲然關利害安危之大而迫切陳詞天下皆諒其心人主亦迴其意延齡卒不相一言而繫天下之重者如此方其始銷聲匿采不輕用其鋒及大故當前引繩批根而言之垂涕泣而言之卒能回君心於咫尺天顏權寵方盛之時使奸回不得倖進爲國家培養元氣此其志不在小而所見亦甚遠也古君子不苟潔以沽名

晉乘蒐略

卷之十七

三

不獵小而忘大大類如此歐陽公上范司諫書謂當德宗時強藩叛將羅列天下又多猜忌進任小人斯時豈無事可言而必遲至七年之久止急於沮延齡論陸贄兩事未足其意夫沮延齡論陸贄卽進退興廢之大機而以格君心者往復開陳至逆鱗而不避斧鉞必求濟事然後已其未言前之歷有年所知其無濟而姑舍之非隱忍緘默苟以求安可知也強藩當積重難返之時聲教不達於畿外非口舌所能爭亦難盡責之司諫一人併於其所得當於言者而略

之也隋唐以來中條山之麓多奇人傑士如城九晉中之矯矯者乎皇輿全覽夏縣小呂村有陽城祠鄧人歲時奉祀姜洪陽城公廟記略縣治之南十里條山之下柳谷之口地曰陽公鄉卽唐諫議大夫國子司業道州刺史所隱處也鄉人重公節義立廟於所居之地歲時伏臘致祭祀通胖蠻焉公名城字亢宗唐史稱夏縣人隱居柳谷而韓昌黎柳州文集又云家於北平隱於條山蓋家世原北平隱居夏縣日久遂爲夏縣人名賢經過之地人皆樂引爲重而尊晉乘蒐略

卷之十七

四

奉之也

天寶以後西北邊歲需戍守調河南江淮兵謂之防秋士不素練戰數敗將統制不一亡以應敵陸贄上陳其弊略云自祿山搆亂肅宗始撤邊備以靖中邦借外威寧內難於是吐蕃乘釁回紇矜功中國不振四十餘年率傷耗之民竭力以事西輸賄贈以償馬資尙不足滿其意於是調斂四方以屯疆陲又不能遏其侵故小入則驅略深入則戒嚴於時議安邊者皆務所難忽所易勉所短略所長行之而要不可圖

之而功靡就夫勢有難易事有先後力大而敵脆則先所難是謂奪人之心也力寡而敵堅則先所易是所謂觀釁而動也今財匱於中人勞未瘳而欲發師徒以犯獵寇復其侵疆攻其堅城前有勝負未必之虞後有餽運不繼之患萬一撓敗所以啟戎心挫國威也以此安邊可謂不得勢而務所難矣天之授有分地之產有宜是以五方之俗長短各殊勉所短而敵長者殆用所長而乘短者彊且以水草爲居射獵爲生便於馳突不恥敗亡此戎狄所長中國所短也

晉乘蒐略

卷之十七

聖

而欲益兵蒐乘爭驅角力交鋒原野之上決命尋常之間以此禦寇可謂勉所短而校其長矣務所難勉所短勞費百倍終無成功雖果成之不挫則廢誠以越天授違地產虧時勢以反物宜者也胡不守所易用所長乎若乃擇將吏修紀律訓齊師徒耀德以佐威能邇以示遐禁侵暴以彰吾信抑攻取以昭吾仁彼求和則善之而勿與盟彼爲寇則備之而不報復此當今所不易也賤力貴智好生惡殺輕利重人忍小全大安其居而動俟其時後行備封疆守要害溪

壘隧列屯營謹禁防明斥候務農足食非萬全不謀  
非百克不鬪寇小至則遏其入寇大至則邀其歸據  
險以乘之多方以誤之使其勇無所加衆無所用掠  
則靡獲攻則不能進有腹背受敵之慮退有首尾不  
相救之患是謂乘其弊不戰而屈人兵此中國之所  
長也我之所長戎狄之所短也我之所易戎狄之所  
難也以長制短則用力寡而見功多以易敵難則財  
不匱而事速成捨此不務而反爲所乘斯所謂倒戈  
矛以鑄授寇者也今皆務之矣尙且守封未固寇戎  
晉乘蒐略

卷之十七

望

未懲者何也病在謀無定用衆無適從任者不必才  
才者不必任聞不必實實不必聞所信不必誠所誠  
不必信行不必當當不必行也又開陳六失詳明切  
至罷四方之防秋者責本道節度募壯士願屯邊者  
徙焉責關內河東募用蕃夏子弟願傳軍者給糧以  
所輸資糧給應募者以安其業詔度支市牛召工就  
諸屯繕完器具至者家給牛一耕耨水火之器畢具  
一歲給二口糧賜種子勸之播蒔須一年則使自給  
有餘粟者縣官倍價以售旣息調發之煩又無幸免

之弊出則人自爲戰處則家自爲耕與夫暫屯遽罷豈同日論哉乃於隴右朔方河東各建文武一人爲元帥屬以節度府之兵各以沿邊要州爲治所所部州若府遴良吏爲刺史外奉軍興內課農桑守中國所長行當今所易則八利可致六失去矣按宣公疏陳時弊縷縷數千言廉頗李牧之守邊趙充國之屯田合以揀涓倣之時勢難易短長之故歷歷如畫奉天詔書誠摯武人悍卒皆感動流涕顧當其用也偶以失道後至帝驚且泣旣見而太子以下皆賀及危

晉乘蒐略

卷之十七

聖

難稍平顛倒於奸回之口至欲殺之而後快而帝亦追仇盡言怫然以讒倖逐猶棄梗贄旣放荒遠常闔戶人不識其面又避謗不著書地苦瘴癘祇爲今古集驗良方五十篇示鄉人亦可哀已史稱贄論諫數十百篇譏陳時病皆本仁義可爲後世法炳炳列冊帝所用纔十一而唐世用以不競無策可施矣德宗時太原祁人溫造字簡輿隱居王屋山號其居曰處士墅造大雅四世孫輔國之子也安祿山亂輔國往見平原太守顏真卿助爲守計李光弼厚遇之

後以薛嵩薦授太常丞謝嵩屏處郊野世雅其高節  
造委表瑰傑性嗜書氣盛少所降屈不喜爲吏隱居  
王屋張建封書幣招禮往從之及建封節度徐州造  
謝歸慨然有高世心建封恐失造因妻以兄子時李  
希烈反攻陷城邑天下兵鎮陰相撼逐主帥自立德  
宗患之以劉濟方納忠於朝密詔建封擇士往說濟  
遂以造往造與濟語未訖濟俯伏流涕曰僻陋不知  
天子神聖大臣盡忠願率先諸侯効死節造還馳奏  
天子愛其才問造家世及年對曰臣五世祖大雅外

晉乘蒐略

卷之十七

四

五世祖李勣臣犬馬之齒三十有二帝奇之將用爲  
諫官以語泄止長慶初以京兆司祿爲太原幽鎮宣  
慰使召見帝曰朕東宮時聞劉總比年上書請覲使  
問行期乃不報爲我行喻意因賜緋衣至范陽總縶  
韃郊迎造爲開示禍福總懼矍然若兵在頸繇是籍  
所部八州來朝還遷殿中侍御史後因事出爲朗州  
刺史開後鄉渠百里溉田二千頃民獲其利號右史  
渠名授侍御史知彈奏劾夏州節度使李祐違詔進  
馬祐曰吾夜入蔡州擒吳濟未嘗心動今日贍落於



温御史造性剛急人或忤己雖貴勢亦以氣出其上  
彈擊無所回畏威望隱然發南曹僞官九十人主史  
皆論死遷尙書右丞封祁縣子後節度河陽奏復懷  
州古秦渠枋口堰以漑濟源河內温武陟四縣田五  
千頃召爲御史大夫方倚以爲相會疾不能朝卒年  
七十贈尙書右僕射

唐食貨志德宗時歲漕經底柱覆者幾半河中有山  
號米堆運舟入三門雇平陸人爲門匠執標指揮下  
舟百日乃能上諺云古無門匠墓謂皆溺死也關中

晉乘蒐略

卷之十七

巽

土地狹所出不足給京師常轉漕東南高祖太宗之  
時用物有節而易贍水陸漕運歲不過二十萬石故  
漕事簡自高宗已後歲益增多民罹其弊河有三門  
底柱之險風波覆溺失常十七八依山鑿爲棧道輓  
夫繫二鈞於胸而繩多絕輓夫輒墜崖死而船覆門  
匠亦隨之矣李泌自集津至三門鑿山開運道十八  
里以避底柱之險功於是成平陸縣志底柱山一名  
三門山石柱相對距岸而立形如三門三門鑿山通  
河洪波湍激於羣峯間其向北有一門地稍脩廣水

安漕舟經行於此巖上有閣道牽輓深險不測巖石  
下刻翠陰禹功稍東刻忠孝清慎類顏魯公書

郡國書曰冀州堯舜禹所都三面距河其入州貢賦  
皆以達河爲至秦使天下飛芻輓粟轉輸北河漢興  
張良以河渭漕輓爲便其後番係言漕更底柱之險  
敗亡甚多底柱之東可無復漕成帝綏和三年求能  
浚川疏河者待詔賈讓奏拆底柱隋開皇二年沿河  
置倉運米以給長安陝州置常平倉華州置廣運倉  
遣倉部侍郎韋瓚向蒲陝募人能於洛陽運米四十

晉乘蒐略

卷之十七

五

石經底柱之險達于常平者免其征戍十五年六月  
鑿底柱唐亦轉漕東南而河有三門底柱之險貞觀  
十二年帝於洛陽觀底柱祠禹廟顯慶元年苑西監  
褚朗議鑿三門山爲梁可通陸運發卒六千鑿之不  
成其後楊務廉又鑿爲棧以輓漕舟開元十八年宣  
州刺史石耀卿上漕事便宜曰漢隋漕路瀕河倉廩  
遺跡可尋可使江南之舟不入黃河黃河之舟不入  
洛口而河陽柏崖節級轉運水通則舟行水淺則寓  
于倉以待則舟無停畱而物不耗矣宣宗未命二十

二年耀爲京兆尹請罷陸運而置倉河口河口在鄭州使江南漕舟至河口者輸于倉而官爲僱役分入河洛置倉三門東西漕舟轉輸東倉而陸運以輸西倉復使漕舟避三門之險玄宗然之至是以耀卿爲江濯河南轉運使置河口輸場場東置河陰倉西置柏崖倉三門東置七津倉西置鹽倉鑿渠十八里以陸運自江淮漕者皆輸河陰倉自河陰西至太原倉倉在陝州西六里謂之北運自太原倉浮渭以實關

中玄宗大悅天寶元年穿三門運渠開元新河在三

晉乘蒐略

卷之十七

鹽

門北一小河俗名公主河唐陝郡太守李齊物鑿底柱爲門以通漕開其山巔爲輓路燒石沃醢而鑿之然棄石入河激水益湍怒舟不能入新門候水長以人輓舟而上米堆山在三門東德宗時秦漕不可改歲運經底柱多覆河中有山號米堆運舟入三門僱平陸人爲門匠執標指麾一舟百日乃能上集津唐貞元二年李泌開運道成泌爲陝虢轉運使自集津至三門鑿山開嶺十八里以避底柱之險益開集津倉山西徑爲運道屬于三門倉治上路以爲空車費

錢五萬緡下路減半功雖成而負重涉險使臨不測未爲常法矣

德宗時韋武爲絳州刺史鑿汾水灌田三千餘頃水經注汾水又西逕魏正平郡南又西逕正橋澮水入焉絳州志汾河在州南門外水自州東南折而西流卽詩所謂汾曲也鑿渠於汾之曲處水自湧入又得澮助之所以資灌溉也

興元元年三月李懷光奔河中懷光以不能令其衆謀於賓佐李景略言取長安殺朱泚單騎詣行在懷

晉乘蒐略

卷之十七

吳

光不能從閻晏勸懷光東保河中徐圖去就懷光亦恐李晟襲之遂東走至河中判官高郢勸懷光歸欵懷光遣其子瓘詣行在謝罪請束身歸朝詔孔巢父宣慰并其將士悉復官爵巢父至河中懷光素服待罪巢父不之止懷光左右多胡人皆歎曰太尉無官矣巢父又宣言于衆曰軍中誰可代太尉領軍事者于是懷光左右發怒殺巢父懷光不之止復治兵拒守至是懷光之罪不可追矣

朱泚之亂德宗幸奉天李懷光將兵入援懷光爲晉

絳慈隰等州節度使徙朔方節度使至是率所部奔  
命方雨淖奮厲軍士倍道自蒲津絕河將抵奉天前  
遣裨將以蠟韜表隨賊攻城叩壘呼曰我朔方使也  
繩而上比登身被數十矢時帝被圍急聞之喜大號  
城上人心乃安又敗賊於魯店泚解圍去進加副元  
帥中書令懷光爲人疏而復誦言宰相謀議乖刺度  
支賦斂重京兆尹刻薄天下之亂皆由此吾見上且  
請誅之或以告王翊翎等計懷光有大功上且訪以  
得失使其言入殆矣以告盧杞杞卽說帝曰懷光兵  
晉乘蒐略

卷之十七

龔

威已振逆賊破膽若席勝一舉滅賊入朝宴勞賊得  
從容完備卒難圖也帝不得其情因勅懷光屯便橋  
督諸將進討懷光自以經千里赴難爲姦臣梗隔不  
得朝悉憤去咸陽明日賊大至李晟語懷光垂賊離  
巢進攻懷光辭不出數暴杞等罪帝爲貶杞又劾奏  
中人翟文秀亦殺之以慰懷光然益自疑堅壁八旬  
不出戰興元元年詔加太尉賜鐵券懷光抵於地時  
部將韓游環將兵衛奉天懷光約爲變事發帝幸梁  
州使馬燧等進討拔絳州遂圍河中斬懷光以獻年

五十七帝念其功詔許一子嗣聽以禮葬按自古治兵重將將將無全才在所以將之而始見才之用將將亦無二道在所以處之而將之用始顯若既不知所以用之既得其用而處之又不以道則腹心胥化爲仇敵使皆如郭子儀之用舍進退始終不渝其節天下有幾人哉懷光以數千里赴難解重圍於禮亦有問勞宴慰將士通君臣之情而不得一見當其時帝居距軍中咫尺耳卽盧杞入言而帝何難立意召見而問勞之使不出宴賜之惠不施賞賚之典不行晉乘蒐略卷之十七

蒐

直使引兵擊賊薄待如屬以下人而謂能堪之乎及懷光上表再三陳杞罪惡然後不得已而黜杞使將帥得操退相之權則何怪懷光之輕視朝廷也易曰在師中吉王三錫命在師而不承天寵則下有違心矣尊王而不聞錫命則上有闕德矣德宗不善將將而朱泚未滅懷光已叛豈獨盧杞之罪哉德宗實有以召之矣臣下有功不賞而使卒至於叛亡君子不能不明正懷光之罪而蓋亦憫之也

興元元年以李晟爲諸道副元帥初晟從河東節度

使王忠嗣居太原時年十八征叛羌党項累立戰功蕃酋乘城忠嗣募善射者晟挾一矢殪之三軍謹奮忠嗣撫其背曰萬人敵也在太原時與嵐州刺史譚元澄善澄嘗有德於晟後貶死晟爲直其枉撫其二子建中四年涇卒亂晟奉詔自河北奔命由飛狐道出承天關晝夜兼行至河東詔拜晉絳慈隰節度使晟提孤軍當李懷光朱泚之衝移軍東渭橋晟家百口及神策軍士家屬皆在長安朱泚善遇之軍中有言及家者晟泣曰天子何在敢言家乎泚使晟親近

晉乘蒐略

卷之十七

望

以家書遺晟曰公家無恙晟怒曰爾敢爲賊爲間立斬之軍士未授春衣盛夏猶衣裘褐終無叛志旋晉副元帥沉謀獨運收復京城宮闕不殘坊市無擾作露布上行在曰臣已肅清宮禁祇謁寢園鍾虜不移廟貌如故上覽之泣下曰天生李晟以爲社稷非爲朕也車駕還長安羣臣言晟蕩平兇慝而市不易廛宗廟不震長安之人不識旗鼓雖三代用師不能加之晟之在渭橋也熒惑守歲久之乃退賓佐皆賀晟曰天子野次臣下知死敵而已天象高遠誰能知之

既克長安乃謂之曰曷非相距也吾聞五星羸縮無常萬一復來守歲吾軍不戰自潰矣皆謝曰非所及也後以讒解兵柄九年薨諡忠武子十五人聞者愿憲愬聽愿爲河中晉絳慈隰節度使政簡而嚴卒於官憲初調太原府參軍事以德行稱徙絳州有惠政愬初爲晉州刺史治異等淮西之役愬夜入蔡州縛元濟遂平蔡功名之奇與晟合轍聽少警敏晟奇其才後議擇名臣節度太原者帝曰李聽往在軍中不與朕馬是必可任乃授河東節度使文宗嘗歎曰付

晉乘蒐略

卷之十七

吳

之兵不疑退處散地不怨惟聽爲可按晟初事王忠嗣於河東往來并邊直嵐州刺史譚元澄之枉忠誼感人英傑樂爲之死故能提孤軍抗強賊入長安而人不知建未有之殊勲暨子愿憲愬聽均起并晉以治行稱而愬立奇功復似之晟起家太原諸子功名先後俱出太原抑亦奇已晟有大功於國而帝忌其功名張延賞從而讒之當是時晟晝夜泣目爲之腫悉遣子弟詣長安請爲僧不許辭方鎮乞病不許不得已爲其子求婚於延賞亦不許晟懼曰武夫性快



釋怨於盃酒間則不復貯胸中非如文士難犯外雖  
和解內蓄憾如故懼不自安而延賞卒以結盟吐蕃  
傾之誤國殃民小人可畏如此史稱晟之功在社稷  
而德宗猜忌使憂懼不保朝夕反信讒不疑令延賞  
以私憾敗謀君臣同辱顛倒已甚然晟卒以榮名終  
爲世宗臣諸子皆至公輔不墜家聲天佑善人豈人  
所能屈抑哉綱目於晟卒書爵謚美之終唐世書爵  
謚者五人狄仁傑宋璟裴度馬燧及晟皆忠賢也

興元元年馬燧討李懷光取晉慈隰州以渾瑊爲河

晉乘蒐略

卷之十七

四

中節度使康曰知爲晉慈隰節度使懷光遣將守晉  
慈隰三州馬燧遣人說下之詔以渾瑊鎮河中三州  
隸燧燧初以王武俊急攻康曰知於趙州奏請詔武  
俊與李抱真同擊朱滔而以深趙與之改曰知爲晉  
慈節度使上從之曰知未至而三州降燧帝使燧兼  
領之燧表讓曰知且言因降而受恐後有功者踵以  
爲常遣使迎曰知至籍府庫歸之已遂復取絳州

興元二年吐蕃寇銀州州素無城吏民皆潰又陷麟  
州按銀麟皆今神木縣地對渡卽合河津兵戈之擾

震及鄰境

貞元元年八月馬燧平河中先是燧敗李懷光兵於陶城又及渾瑊破懷光兵於長春宮燧軍寶鼎分兵會渾瑊逼河中破之於長春宮南遂圍宮城懷光諸將相繼來降時連年旱蝗資糧匱竭言事者多請赦懷光李晟力言不可云河中距長安纔三百里同州當其衝多兵則未爲示信少兵則不足隄防忽驚東偏何以制之若赦懷光必以晉絳慈隰還之渾瑊旣無所詣康曰知又應遷移土宇不安何以獎勵且討

晉乘蒐略

卷之十七

辛

逆未竟遽赦而還臨邊示弱易起窺伺又府庫方虛朔方將士賞不滿望亦恐生變怨聲並起若圍守旬時必將內潰馬燧亦言懷光凶逆尤甚赦之無以令天下願更得一月糧必爲陛下平之於是決意進取燧與諸將謀曰長春宮不下則懷光不可得然其守備甚嚴攻之曠日持久我當身往諭之遂徑造城下呼其守將徐庭光庭光帥將士羅拜城上燧知其心屈徐謂之曰我自朝廷來可西向受命庭光等復西向拜燧曰汝曹徇國立功四十餘年何忽爲滅族之

計從吾言非止免禍富貴可得也衆不對燧披襟曰  
汝不信吾言何不射我將士皆伏泣燧曰此皆懷光  
所爲汝曹無罪第堅守勿出皆曰諾燧等遂進逼河  
中懷光舉火諸營不應燧至乃開門降遂以數騎入  
城慰撫之其衆大呼曰吾輩復爲王人矣渾瑊謂僚  
佐曰始吾謂馬公用兵不吾逮也今乃知吾不逮多  
矣燧帥諸軍至河西河中軍士皆相驚曰西城掇甲  
矣又曰東城捉隊矣須臾軍士皆易其號爲太平字  
懷光不知所爲自縊而死朔方將牛名俊斷懷光首  
晉乘蒐略 卷之十七 至

出降燧斬閻晏等七人餘皆不問輿地志唐河中府  
夾河爲兩城西城卽河西縣東城卽河東縣河中府  
所治陶城在蒲州府永濟縣北寰宇記舜陶河濱卽  
此寶鼎本漢汾陰縣宋改榮河縣

貞元元年以李泌爲都防禦轉運使時陝虢兵馬使  
達奚抱暉殺其節度使張勸代總軍務求旌節且陰  
召李懷光將達奚小俊爲援上謂李泌曰若蒲陝連  
衡則猝不可制而水陸之運皆絕矣不得不煩卿一  
往乃以泌爲都防禦水陸運使欲以神策軍送之泌

曰陝城三面懸絕攻之未可以歲月下也臣請以單騎入之且今河東全軍屯安邑馬燧入朝願敕燧與臣同辭偕行使陝人知欲加害於臣則畏河東移軍討之亦一勢也上曰雖然朕方大用卿寧失陝州不可失卿當更使他人往耳對曰今事變之初衆心未定故可出其不意奪其姦謀他人猶豫遷延彼旣成謀則不能入矣上乃許之泌見陝州將吏在長安者語之曰主上以陝號饑故不授泌節而領運使欲令督江淮米以賑之耳陝州行營在夏縣若抱暉可用

晉乘蒐略

卷之十七

垂

當使將之有功則賜旌節矣抱暉聞之稍自安泌具以白上曰欲使其士卒思米抱暉思節必不害臣矣遂疾驅而前泌宿曲沃將佐不俟抱暉之命來迎泌笑曰吾事濟矣去城十五里抱暉亦出謁泌稱其攝事保完城隍之功曰軍中煩言不足介意抱暉出而喜泌旣入城視事賓佐有請屏人白事者泌曰易帥之際軍中煩言乃其常理泌到自妥貼矣不願聞也由是反仄者皆自安泌但索簿書治糧儲明日召抱暉至宅語之曰吾非愛汝而不誅恐自今有危疑之

地朝廷所命將帥皆不能入故勾汝餘生汝爲我齋  
版幣祭前使慎無入關自擇安處潛來取家保無他  
也抱暉遂亡命不知所之達奚小俊聞泌已入陝而  
還按此亦濟變之權謀易危爲安以緩爲急之道也  
蓋緩則安而潛移急則驚合爲一而其妙用在使士  
卒思米抱暉思節散離其勢而陰用之至反側皆安  
而縱之使往以絕其根株河東有在山之勢陝虢得  
按堵之樂大將御戎不專以誅戮爲事聲色不動而  
措於泰山之安如庖丁之披郤導窾迎刃而解也泌  
晉乘蒐略

卷之十七

五

之功能如此而不爲元載所容德宗以萬乘之尊不  
能庇一舊友而匿之於魏少游唐事尙可問哉  
貞元二年李泌議復府兵泌言府兵平日皆安居田  
畝每府有折衝領之農隙教戰有事徵發則以符契  
下州府參驗發之至所期處將帥按閱有不精者罪  
其折衝甚者罪及刺史軍還則賜勲加賞行者近不  
踰時遠不經歲高宗以劉仁軌爲洮河鎮守使以圖  
吐蕃于是始有八戍之役又牛僊客以積財得宰相  
邊將效之誘戍卒使以所齎繒帛寄于府庫而苦役

之利其死而沒入其財故戍卒還者什無二三然未嘗有內叛外侮者誠以顧戀田園恐累宗族故也自開元之末張說始募長征兵兵不土著不自重情忘身徇利禍亂遂生曷使府兵之法不廢安有如此下陵上替之患哉上以爲然因置十六衛上將軍然卒亦不能復也

貞元二年詔燧以河東軍助韓遊環夾擊吐蕃燧至石州河曲六州皆降結贊糧盡羊馬多死遣使以重幣甘辭屢求和於燧燧遽信其言畱屯石州不復濟

晉乘蒐略

卷之十七

晉

河旋還太原諸軍皆閉壘不戰以故結贊得引去士卒乏馬多徒行者及劫盟歸謂燧兄子弇及宦官俱文珍渾瑊將馬寧等曰河曲之屯春草未生吾馬饑公若渡河我無種矣合釋弇以報蓋欲使文珍等宣言於帝傳播中外燧不得而掩之帝果悔怒奪其兵按瑛瑊稱燧制敵有大過人者權德輿言燧以晉陽大鹵用武之地城東平坦受敵引汾晉二川漲爲平湖順地形以導水勢守陴者歲減其役板榦不勤而金湯自固斯可謂扼要善變非不知兵者矣河曲之

役燧擁河東嵐石之衆駐石州當是時李晟渾瑊韓  
遊環分道并進燧襲其後結贊腹背受敵勢必不支  
况當馬乏糧竭之時無難一鼓而滅之乃無端逗畱  
石州數月之久不復濟河失機墮術奚以間執讒慝  
之口燧之初爲趙城尉也回紇歸國部衆所逼抄掠  
虞給小不如意輒殺人燧爲置頓先遣人賂其渠帥  
約無暴掠帥遣之旗曰犯令徑殺之燧取死囚爲左  
右小有違令立斬之回紇相顧失色俱拱手遵約束  
亦惟通權故足濟變也及爲大將反以輕聽售欺固  
晉乘蒐略

卷之十七

五

難明其初志矣通志太原舊城東起義堂有賜燧宸  
宸臺衡二銘石州漢離石地合河南界也

貞元二年帝憂歲饑經費不充欲減西北邊戍卒時  
泌方勸帝復府兵因言曰陛下誠用臣言可以不減  
戍卒不擾百姓糧食皆足粟麥曰賤府兵亦成但須  
急爲之過旬月則不及矣今北部以牛運糧糧盡牛  
無所用請發左藏惡繒染爲綵纈以市之計十八萬  
疋可致牛六萬頭又命鑄農器糴麥種給邊軍耕荒  
田約明年麥熟倍償其直其餘據時價五分增一官

爲糶貯來春種禾亦如之耕者浸多邊地居人少粟  
麥必賤戍卒因屯田致富則安於其土不復思歸三  
年應代下令願畱者卽以所開田爲永業家人願來  
者本貫給長牒續食而遣之不過數番則卒皆土著  
乃悉以府兵之法理之是變疲弊爲富庶而府兵亦  
易成矣按唐書秦以地廣人寡晉地狹人夥誘三晉  
之人耕而優其田宅復及子孫使秦人應敵於外故  
兵強國富今太原近邊無業之民邊外佃種仿此必  
亦知邊民可用而因地立法與鄴侯謀忠而計奇相  
晉乘蒐略 卷之十七 姜

肅宗功甚偉爲一代名臣與畱侯同稱不得以好言  
神仙而少之也

貞元三年以李自良爲河東節度使自良從馬燧入  
朝使鎮太原自良固辭曰臣事燧久不欲代之帝曰  
卿於馬燧存軍中事分誠爲得體然北門之任非卿  
不可卒授之居治九年民不知有軍上下諧附

貞元三年樊澤爲荆南節度使澤字安時河中人少  
孤依外家客河朔相衛節度使薛嵩表堯山令舉賢  
良方正次潼關雨淖困不能前有熊執易者同舍逆



旅輟所乘馬傾褚以濟是歲澤上第擢左補闕澤有  
武力喜兵法累遷山南東道司馬就拜節度使每射  
獵諸將憚其材武數與李希烈确擒其將賊氣沮縮  
威惠著襄漢間至是爲荆南節度使會山南東道軍  
亂剽居人復使澤往鎮之加檢校尙書右僕射卒諡  
曰成子宗師字紹述始爲國子主簿元和三年擢軍  
謀宏遠科授著作佐郎歷金部郎中徙絳州刺史有  
治績進諫議大夫宗師家饒於財悉散施姻舊賓客  
妻子告不給宗師笑不答然學力多通解著春秋傳  
晉乘蒐略

卷之十七

五

魁紀公樊子凡百篇韓愈稱宗師議論平正有經據  
嘗薦其材云

貞元中改置清塞城守捉爲清塞軍重邊防也元和  
志雲州東至清塞城一百二十里又東至天成軍六  
十里金周昂詩地擁山河壯營關劍甲重馬牛來細  
路燈火出寒松刁斗方嚴夜羊裘欲禦冬莫言天設  
險亦入漢提封

唐書列傳陽城先世由北平徙夏縣世爲宦族性好  
學以學行著聞隱居夏縣東南中條山麓之柳谷少

家貧不能得書求爲吏隸集賢院竊院書讀之晝夜不出戶六年盡得其理無所不通及進士第乃去隱中條山與弟塔城常易衣出城謙恭簡素遠近慕其行來學者接迹間里有爭訟不詣官而詣城決之有盜其樹者城過之慮其恥退自匿寡妹依城居妹之夫客死遠方城與弟行千里負其柩歸葬歲饑屏跡不過鄰里屑榆爲粥講論不輟有奴都兒化其德亦方介自約或哀其餒與之食不納後致糠覈數楮乃受山東節鎮聞城義者遣使遺五纁戒使者不令返

晉乘蒐略

卷之十七

五

城固辭使者委而去城置之未嘗發會里人鄭俶欲葬親貸於人無得城知舉纁與之李泌聞其賢欲辟之府不起薦諸朝詔以著作佐郎賜緋魚辭以老病至泌爲相言於德宗召拜諫議大夫縉紳想望丰采以爲且死職及受命他諫官紛紛言事細碎帝厭苦而城寢聞得失且熟猶未肯言居位八年至裴延齡誣逐陸贄張滂李克等帝怒甚無敢言者城乃約祁人司諫王仲舒等守延英門上疏論延齡姦佞申直贄等累日不止聞者寒懼城愈勵帝召宰相抵城罪

順宗方爲太子開救良久乃得免然帝意不已欲遂相延齡城顯語曰延齡爲相吾當取白麻壞之慟哭於廷帝怒張萬福上言天下太平主聖臣直帝意乃解終不相延齡城力也坐是遷國子司業引諸生告之曰凡學者所以學爲忠與孝也諸生有久不省親者乎明日謁城還養者二十輩三年不歸侍者斥之躬講經籍生徒斤斤皆有法度太學生薛約坐言事徙連州城送之郊外帝惡城黨罪人出爲道州刺史太學諸生何蕃等二百人頓首闕下請畱城爲吏遮

晉乘蒐略

卷之十七

堯

抑不得請旣行人皆涕泣至道州治民如治家賦稅不登觀察數加誚讓城自署其考曰撫字心勞催科政拙考下下觀察使遣判官督其賦城自繫獄判官大驚馳謁之城不復歸館門外有故門扇橫地城晝夜坐臥其上判官辭去及順宗立召城而城已卒年七十贈卹有加卓行爲世所重時永貞元年也越數十年河中虞鄉人司空圖與城同里亦以卓行聞於時咸通末圖成進士受知於王凝凝辟幕府召爲殿中侍御史不忍去凝府臺劾左遷光祿主簿尋遷郎

中僖宗次鳳翔卽行在拜知制誥龍紀初以疾辭景  
福中拜諫議大夫不赴昭宗在華名拜兵部侍郎以  
足疾固乞乃聽還歸中條山山形如臥弓層山壁立  
天巖雲秀地谷泉深王官谷出其中谷內巖洞深邃  
泉壑幽勝旁有天柱跨鶴諸峯瀑布貽溪諸水東南  
瀑泉自天柱峯懸流百尺而下出王官谷入於大河  
山水之勝甲於河東圖無意於世得請辭歸中條山  
王官谷有先人田遂隱不出作亭觀素室悉圖唐興  
節士文人名亭曰休休作文以見志曰休美也旣休

晉乘蒐略

卷之十七

本

而美具故量才一宜休揣分二宜休耄而贖三宜休  
又少也惰長也率老也迺三者非濟時用則又宜休  
因自目爲耐辱居士其言詭激不常以免當時禍災  
云豫爲冢棺遇勝日引客坐壙中賦詩酌酒徘徊客  
或難之圖曰君何不廣耶生死一致吾寧暫遊此中  
哉每歲時祠禱鼓舞圖與閭里耆老相樂王重榮父  
子稚童之嘗爲作碑贈絹數千圖置虞鄉市人得取  
之一日而盡時寇盜所過殘暴過王官谷不入近地  
依以免難聞哀帝被弒不食死史稱城以鯁峭圖知

命其志凜凜與秋霜爭嚴真丈夫哉而其志抑可傷  
已二公當叛逆竊據之時進不得有爲於國退不能  
自潔其身遲回審視至無一可爲而後去之初未嘗  
忘君也夏虞居相近里相接其行事亦略相等亢宗  
不能却山東之縑未發而置之濟里人大事之用表  
聖置重榮數千之絹於虞鄉市中令人恣取獲免尤  
怨不觸不肯適得所處之正列入卓行傳不虛也顧  
當羣雄交搆禍難建中貞元以來自河以北無王土  
以至白馬含冤投尸濁流而一二卓立獨行之士猶

晉乘蒐略

卷之十七

空

能使狂暴歛衽河北寇盜接迹於道獨不入王官谷  
士大夫避盜者皆往依之人心不盡泯滅而至能回  
盜賊之心抑又奇已朱考亭謂唐未進退不污者惟  
司空圖一人而陽城以一言沮延齡之相無愧諍臣  
中條山天鍾神秀不獨鹽鐵之饒民俗醇厚堯舜禹  
之故都三聖人皆有儉德遺風未泯王應麟詩地理  
考河東土地平易本唐堯所居其民有先王遺教君  
子深思小人儉陋故唐詩蟋蟀山樞葛生諸篇皆思  
奢儉之中念死生之慮鄭氏譜曰唐魏虞夏所都之

地舜耕歷山陶河濱禹菲飲食惡衣服一帝一王儉約之化歷數千年猶存亢宗嘗絕糧遣奴求米奴以米易酒醉臥于路城往迎負歸奴醒痛咎謝城曰寒而飲何責焉晨炊屑榆而食之宴如也表聖歸隱王官谷躬耕自給一介不以取人皆有儉德非儉不足養德二公學養深醇故能處困不辱而帝王儉德畱貽至今風氣淳古不嫌儉陋矣

貞元十一年河東節度使李自良卒太原監軍王定遠奏請以行軍司馬李說爲畱後說深德之定遠自晉乘蒐略

卷之十七

全

恃有功於說遂專河東軍政說不能堪由是有隙定遠以私怒殺大將頓令茵埋馬矢中說奏其狀定遠聞直詣說拔刀刺之說走免定遠召諸將爲僞勅令說詣京師以行軍司馬李景略爲畱後說忌景略蓋始於此大將馬良輔覺其僞定遠遂走登晉陽南門之乾陽樓夜踰城而墜爲枯枿所傷而死

貞元十二年以李景略爲豐州都防禦使初衆推景略爲畱後節度使李說忌之回鶻梅錄入貢道太原爭坐不能遏景略叱之梅錄識其聲趨前拜之曰非

豐州李端公耶又拜遂就下坐景略先爲豐州刺史  
前刺史每邊使至與抗禮時梅錄將軍入朝景略欲  
折之因郊勞遣人謂曰可汗新沒欲弔使者乃坐高  
龍待之梅錄俯僂前哭景略卽撫之曰可汗棄代助  
爾號慕於是敵容氣沮索不敢抗以父行呼景略自  
此回紇使者至皆拜於庭至是說益不能平因竇文  
場薦景略爲豐州都防禦使窮邊氣寒土瘠民貧景  
略以勤儉率衆二歲儲備完實雄於北邊通鑑注唐  
人呼侍御爲端公通志唐豐州在河西歸化城在其  
晉乘蒐略 卷之十七 奎

東省志貞元十二年四月嵐州暴雨水深二丈按嵐  
州沿河皆合河縣地河水大漲三川水不得洩壅而  
爲患也

貞元中衛次公知禮部貢舉次公河中河東人舉進  
士高第累遷殿中侍御史擢左補闕翰林學士德宗  
崩皇太子久疾禁中或傳更議所立衆失色次公曰  
太子雖久疾冢嗣也內外係心久矣必不得已宜立  
廣陵王鄭細贊之議乃定順宗立王叔文等用事輕  
弄威柄次公與細多所持正至是知貢舉斥華取實

不爲權力侵撓後入爲兵部侍郎故英公李勣大理卿徐有功之孫皆以貧不得調次公名見曰子之祖勳在王府寧限常格乎卽優補而遣終淮南節度使召還道卒年六十六諡曰敬次公本善琴方未顯時京兆尹李齊運使子與游請授之法次公拒絕因終身不復鼓其節尙終身完潔如此

憲宗時薛萃封河東郡公萃河中寶鼎人初以吏拜長安令歷虢州刺史擢湖南觀察使徙浙東以治行遷浙西觀察使加御史大夫至是得封爵所居守法晉乘蒐略

卷之十七

畜

度務在安人治身敝薄所衣綠袍更十年至緋衣乃易居三鎮聲樂不聞於家所得祿卽分散親屬故人而無餘藏年七十致仕卒贈工部尙書諡曰宣貞元中御史中丞薛存誠劾浮屠鑿虛寘於法直聲震一時存誠河中寶鼎人中進士第擢累監察御史元和初討劉闢郵傳事叢詔以中人爲館驛使存誠以害體奏罷之轉殿中侍御史累遷給事中瓊林庫廣籍工徒存誠曰此姦人羸名以避征役不可許又神策軍與咸陽尉袁儋不平誣奏之儋被罰二杖皆



執不下憲宗悅遣使勞之拜御史中丞至是浮屠鑿  
虛關通賂遺倚宦豎爲姦會坐于頓杜黃裳家事逮  
捕下獄存誠窮治之得贓數十萬當以大辟權近更  
保救於帝有詔釋之存誠不聽明日詔使詣臺諭曰  
朕須此囚面詰非赦也存誠奏曰獄已具陛下必欲  
召赦之請先殺臣乃可不然臣不敢奉詔鑒虛卒抵  
死江西監軍高重昌妄劾信州刺史李位謀反追付  
仗內詰狀存誠一日三表請付位御史臺及按果無  
實未幾復爲給事中會御史中丞闕帝謂宰相曰持

晉乘蒐略

卷之十七

奎

憲無易存誠者乃復命之存誠性和易於人無所不  
容及當官毅然不可奪子廷老及進士第讜正有文  
風寶歷中爲右拾遺尋加史館修撰鄭注用事嶺南  
節度使鄭權附之悉盜公庫寶貨輸注家爲謝廷老  
表按權罪由是中人切齒又論李逢吉黨張權輿程  
昔範不宜居諫諍官逢吉怒出爲臨晉令文宗立召  
爲殿中侍御史開成三年遷給事中廷老在公卿間  
侃侃不干虛譽推爲正人忠直之風兩世濟美廷老  
子保遜第進士擢累給事中保遜子昭韋官至禮部

侍郎克世其家積善之餘也

貞元中李憲爲絳州刺史絳有幻人怵民以亂憲執  
誅之憲初調太原府參軍受于頓田宏正之辟皆有  
治行及至絳河中兵本仰食於絳而汾可輸河渭歲  
租與糴常十數萬石民之輸者十牛不勝一車憲濱  
汾相地治新倉當費二百萬請雷垣縣粟糶河南以  
錢還糶絳粟旣免負載勞又權其贏以完新倉絳人  
賴利累官至嶺南節度使所歷皆以吏能顯政績卓  
著憲李晟子也憲與愬於晟諸子最仁孝喜儒以禮  
晉乘蒐略 卷之十七 卒

法自矜持愬早喪所生爲王夫人所鞠王卒晟以非  
嫡敕諸子服總愬獨號慟不忍晟乃許服纓入蔡之  
役得李祐不殺用建奇功人謂晟克京師亦不改肆  
愬平蔡亦如之功名之奇與晟適相等晟少從王忠  
嗣於河東往來嵐州得刺史譚友澄之助撫其二子  
每不忘河東解兵柄後閉門獨處七年之久蕭疎閒  
放視人世榮名沒如也史稱晟功存社稷不能見信  
於庸主卒奪其兵然功蓋天下者惟退可以免禍晟  
以身隱而憲愬能守禮法亦有得於持滿之道而保

世也

唐貞元中引霍泉分南北二渠灌趙城洪洞民田皇  
輿全覽霍山在趙城縣東北四十五里山下出泉分  
流南北澗北澗大小有二小澗源出霍山谷中西流  
過跑地橋入汾大澗在縣北一里源出霍山觀音溝  
亦西入汾南澗大小有二小澗源出霍山谷中古屯  
南大澗在縣南二十里上紀落鎮源出霍山青條谷  
中皆西流入汾居民引以爲利至是分引霍泉爲二  
渠名北霍南霍以十爲率趙城得七洪洞得三宋慶

晉乘蒐略

卷之十七

癸

歷五年二縣相爭因立碑爲定制北渠分爲三道灌  
本縣永樂等四十六村田五百九十二頃有奇西北  
入汾南渠分爲五道一曰南霍一曰九成與南霍通  
一曰小霍灌本縣道覺等四村洪洞曹生等十三村  
田一百六十餘頃一曰大霍一曰清水亦合北霍諸  
陡門及截大蟲堰郭北澗諸水而成灌本縣營田等  
八村洪洞苗村等六村田一百三十五頃有奇蘇祐  
言霍山下皇通渠灌田畀以漕石無混於多寡蔚州  
水利鐵板分限如漕石晉祠築堰浚渠歲有勞費有

田則用水有水則用力力之多寡視田刻石紀事

元和元年詔河東天德軍討夏綏畱後楊惠琳從河東節度使嚴綬表請也綬遣牙將阿跌光進及弟光顏將兵赴之得勝還光進父良臣弟光顏其先河曲九姓酋複姓阿跌氏以祖賀之貞觀中內屬襲拜雞田州刺史光進與弟光顏少依舍利葛旃葛旃殺僕固瑒歸河東辛雲京良臣卒二子隨葛旃至太原因家焉後以功賜姓此李氏籍隸太原之所由也光進光顏俱從河東軍以沈果聞河東節度使馬燧謂

晉乘蒐略

卷之十七

七

光顏曰若有奇相終必光大解所佩劍贈之累立戰功擧旗陷軍出入如神光進從馬燧救臨洺戰洹水有功歷御史大夫代州刺史光顏亦拜洺州刺史弟兄榮冠當時元和十二年光顏敗賊於鄆城其甲凡三萬悉畫雷公符斗星署曰破城北軍初元濟以董昌齡爲鄆城令而質其母其母謂昌齡曰順死賢於逆生汝去逆而吾死乃孝子也從逆而吾生是戮吾也官軍絕鄆城歸路昌齡乃舉城降都統韓宏陰挾賊自重忌光顏忠力思撓蠶之乃飾名姝教歌舞六

博襦襦珠琲舉止光麗遣使遺之曰以公暴露於外  
恭進侍者慰征行之勤光顏約旦日納焉大合將校  
置酒引使者待姝至秀曼都雅一軍驚視光顏徐曰  
我去室家久以爲公憂誠無以報德然戰士皆棄妻  
子蹈白刃奈何獨以女色爲樂爲我謝公天子於光  
顏恩厚誓不與賊同生指心曰雖死不二因嗚咽泣  
下將卒數萬皆感泣因厚遣使還之士氣益勵李愬  
之入蔡也裴度築赫連城於洹口率輕騎觀之賊以  
奇兵自五溝至大呼薄戰城爲震壞度危甚光顏力  
晉乘蒐略 卷之十七 六

戰却之光顏策賊必至密遣田布伏精騎溝下扼其  
歸賊敗去死溝中千餘由是賊悉銳士當光顏而李  
愬得乘虛入蔡矣郟城降而後蔡兵盡萃於洹曲愬  
得建奇功此功之最大者董重質棄洹曲光顏躍馬  
入賊營大呼衆萬餘人投甲請命賊平加檢校司空  
敬宗初真拜司徒河東節度使寶歷二年卒年六十  
六贈太尉諡曰忠光進歷振武節度使徙靈武卒年  
六十五贈尚書左僕射有至性居母喪三年不歸寢  
光顏先娶而母委以家事及光進娶母已亡弟婦籍

貲貯納管鑰於姒光進命反之曰婦逮事姑且嘗命  
主家事不可改因相持泣如初其孝友如此明一統  
志良臣與仲子光進俱以收兩京功良臣拜開府尋  
遷中丞以仲子貴贈太保光進遷渭北節度使封威  
郡王大歷中轉官賜姓李父子兄弟世濟忠良俱以  
功名終歸葬於榆次縣西北十里之使趙村通志河  
曲縣有阿跌屯步落稽部後唐命屯河曲賜姓李氏  
光進光顏皆生於此一統志光進與弟光顏前後刺  
代州皆以御史大夫領事軍中呼爲大小大夫以別  
晉乘蒐略

卷之十七

充

之今榆次縣有元和碑二一唐安定王李光進墓碑  
令狐楚撰文略云公策名太原始以勇敢從馬燧立  
戰功繼以愿恭事李自良鎮并齊部伍戎府之務緣  
手風生遇目冰泮一唐太尉李光顏墓碑李程撰文  
略云公發跡并部人皆懷之及公之來如渴者得飲  
寒者挾纊各附所安金石文字記榆次縣西北十里  
使趙村有李良臣墓光進墓在其右光顏墓在其左  
中丞李良臣碑長慶二年李宗閔撰李光進碑元和  
平蔡後令狐楚撰李光顏碑開成五年李程撰光進

碑稱安定郡王則史所略

元和二年以武元衡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元衡字伯蒼并州文水人平一孫舉進士累遷至右司郎中以詳整任職擢爲御史中丞德宗目送之曰是真宰相器順宗立王叔文使人誘以爲黨拒不納俄爲山陵儀仗使劉禹錫求爲判官不與叔文滋不悅數日改太子右庶子會冊皇太子元衡贊相太子識之憲宗初復拜中丞至是擢以爲相上素知元衡堅正有守瞻禮信任異他相浙西李錡求入見旣又稱疾元衡晉乘蒐略卷之十七  
二

曰錡自請入朝詔已許之而復不至是可否在錡天下羣屬耳目若藩臣得遂其私則威令去矣上然之未幾爲劍南西川節度使上御安福門慰遣之元衡至綏靖約束儉已寬民比三年上下完實蠻夷懷歸雅性莊重雖淡於接物而開府極一時選八年召還秉政李吉甫李絳數爭事不叶元衡獨持正無所違附上稱其長者吉甫卒淮蔡用兵上悉以兵事委之師道客曰天子所以銳意誅蔡者元衡贊之也請密往刺之元衡死則罷兵矣師道資給遣之王承宗亦

請赦吳元濟使人白事中書悖慢不恭元衡叱去承  
宗數上章誣詆未幾入朝出靖安里第夜漏未盡賊  
乘暗呼曰滅燭射元衡中肩復擊其左股徒御格鬪  
不勝皆駭走遂害元衡批顱骨持去又擊裴度傷首  
墜溝中賊遺紙於金吾府縣曰毋急捕我先殺汝  
故捕賊者不甚急上罷朝坐延英見宰相哀慟爲再  
不食贈司徒謚曰忠愍詔能得賊者賞錢千萬授五  
品官積錢東西市以募告者捕得小卒張晏等十八  
人言爲承宗所遣張宏靖以爲疑屢言之上不聽皆

晉乘蒐略

卷之十七

三

斬之而師道客潛遁去綱目發明武元衡以賢相而  
盜賊殺諸通衢不翅如獵狐兔其故有自來矣自大  
盜遺禍諸鎮連衡更歷四世制御不得其術治之愈  
急其勢愈熾至於智力俱困元和諸臣力以平賊爲  
事遣將出師毅然不以成敗利鈍沮其謀而叛黨圍  
視而起元衡躬任討賊之責不爲浮議動搖叱去游  
說之人不顧詆毀與賊爲仇誠足當大臣之職雖身  
死賊手而綱目大書其官無忝股肱之任足爲唐世  
賢相夫賢人君子以身許國及其成功則亦有幸不



幸存焉要之不失其正則雖死之年猶生之日而忠  
肝義膽真與天地相爲始終恐後人或以元衡死於  
盜賊曲加擬議故特因綱目所書詳爲之說以告後  
之安於義命者元衡從弟儒衡姿狀秀偉不妄言帝  
以元衡歿待之益厚屢遷知制誥儒衡論議勁正有  
風節且將大用宰相令狐楚忌之會草狄兼蒼制楚  
自草制辭盛言天后竊位姦臣擅權賴仁傑保佑克  
復明辟儒衡泣訴於上曰臣祖平一當天后時辭榮  
終老不涉於累上慰勉之繇是薄楚遷中書舍人元  
晉乘蒐略

卷之十七

七

積倚宦官知制誥儒衡鄙厭之會食瓜於閣下有青  
蠅集其上儒衡以扇揮之曰適從何來遽集於此一  
坐皆失色儒衡意氣自若然以疾惡太分明終不至  
大任遷兵部侍郎卒年五十六贈工部尚書

元和二年以裴均同平章事均字宏中間喜人素有  
精鑒李吉甫爲相求賢均疏三十餘人數月之間選  
用略盡當時翕然稱爲得人元和三年擢均爲相上  
問爲理之要均對曰先正其心舊制民稅分上供送  
使畱州三品建中初定兩稅時貨重錢輕是後貨輕

錢重民輸本色準錢過倍其畱州送使者所在又降  
省估所立之價就實估出處時價以重斂於民有司  
於折價則準省價以多取錢於買物則又準時價以  
多取物反覆倍征於民均奏請一用省估其觀察使  
先稅所理州以自給不足然後稅屬州民困稍蘇時  
執政多惡諫官言時政得失均獨賞之均器局峻整  
人不敢干以私嘗有故人自遠詣之均待之優厚其  
人乘間求京兆判司均曰公才不稱此官均不敢以  
私廢公其嚴峻如此

晉乘蒐略

卷之十七

七

元和二年以白居易爲翰林學士居易作樂府百餘  
篇規諷時事故有是命居易字樂天太原人始生七  
月能展書姆指之無兩字百試不差九歲暗識音律  
敏悟絕人未冠謁顧况况見其文自失曰吾謂斯文  
遂絕今復得子矣貞元中擢進士拔萃元和初對制  
策乙等爲集賢校理至是召入翰林遷左拾遺四年  
早建言乞盡免江淮賦以救荒瘠且多出宮人從之  
河東王諤將加平章事居易言諤誅求百計不卹彫  
瘵今若假以名器諸節度使且爭衰割生人以求所

欲與之則壞綱紀不與則有厚薄且言宜罷孫瑋鳳  
翔節度使進張奉國以獎其功凡十餘奏皆稱旨由  
是益知名吐突承璀出討王承宗居易言比年以中  
人爲都監猶未專統領今神策不置行營節度卽承  
璀爲制將又充諸軍招討處置使是實都統恐四方  
聞之必輕朝廷後世且傳中人爲制自陛下始且劉  
濟諸將必恥受承璀節制控軍將之銳不聽後對殿  
中論執強綆上未諭輒進曰陛下誤矣上變色罷謂  
李絳曰是子自我拔擢乃敢爾必斥之絳曰陛下啟

晉乘蒐略

卷之十七

十四

言路故羣臣敢論得失若黜之是箝其口也上悟待  
之如初俄有言居易浮華無實行出爲州刺史追貶  
江州司馬順適所遇若忘形骸者嗣轉中書舍人命  
持節宣諭田布布遺五百縑詔使受之固辭深州圍  
益急上言兵多則難用將衆則不一宜詔魏博澤潞  
定滄四節度令各守境以省度支費餉每道各出銳  
兵三千使李光顏將合本軍徑薄賊還裴度招討使  
悉太原兵西壓境見利乘隙夾攻之間令招諭以動  
其心未及誅夷自必生變光顏久將有威名度爲人

忠勇可當一面無若二人者不聽乃改外遷爲杭州  
刺史始築隄捍錢塘湖鍾洩其水溉田千頃復浚李  
泌六井民賴之再拜蘇州刺史病免文宗立召遷刑  
部侍郎封晉陽縣男太和初二李黨事興移病還東  
都踰年拜河南尹開成初進太子少傅會昌初致仕  
六年卒年七十五宣宗以詩弔之遺命薄葬毋諡  
居易被遇憲宗時事無不言多見聽然爲當路所忌  
遂擯斥乃放意文酒旣復用偃蹇益不合居官輒病  
去遂無立功名意與弟行簡從祖弟敏中友愛東都

晉乘蒐略

卷之十七

壹

所居履道里疏沼種樹構石樓香山鑿八節灘自號  
醉吟先生爲之傳暮節經月不食葷稱香山居士嘗  
與胡杲吉收鄭據劉真盧真張渾狄兼謨李元爽會  
皆年高人慕之繪爲九老圖居易於文章精切最工  
詩多至數千篇當時士人爭傳雞林行賈售其國相  
率篇易一金甚僞者相輒能辯之初與元稹酬詠號  
元白稹卒又與劉禹錫齊名號劉白其篤於才華蓋  
天稟然敏中爲相請諡曰文

元和初杜黃裳罷爲河中節度使黃裳字遵素有經

濟大略而不修小節不得久在相位遵素頗通餽謝  
故不爲世所重昔人謂憲宗方欲削平僭亂母寧舍  
小圖大厚賜之以資其長算然遵素終不忘情於利  
欲則亦未必能就大謀也

元和三年沙陀朱邪盡忠悉部落三萬衆歸唐循烏  
德隄山而東初貞元中沙陀部七千帳附吐蕃吐蕃  
寇邊常以沙陀爲前鋒久之吐蕃疑盡忠貳於回鶻  
議徙沙陀於河外舉部愁恐盡忠與朱邪執宜謀曰  
我世爲唐臣不幸陷汚今應走蕭關自歸於是東行  
晉乘蒐略卷之十七

美

吐蕃追之行且戰轉鬪不解部衆略盡盡忠死之執  
宜哀癡傷士裁二千騎七百雜畜橐駝千計欵靈州  
塞節度使范希朝以聞遂處其部鹽州置陰山府以  
執宜爲府兵馬使沙陀素健鬪希朝欲藉以捍虜爲  
市牛羊廣畜牧休養之

元和四年六月以范希朝爲河東節度使希朝命沙  
陀悉詣河東選其驍騎號沙陀軍復以沙陀處陰山  
逼近吐蕃徙調河東處其餘衆於定襄川於是朱邪  
執宜始保神武川之黃花堆此朱邪入中國之始通

鑑注新城卽後魏之新平城黃花堆卽神堆景福初李匡威等襲雲州李克用發兵晉陽先潛入新城伏兵於神堆擒吐谷渾邏騎敗匡威赫連鐸於雲州卽是其處通鑑集覽注定襄川唐定襄縣之川也在大同西北神武川後魏故神武郡之川也在今神池縣東北黃花堆在今大同府山陰縣北一名黃瓜堆後唐太祖生神武川之新城卽其地新城卽古鄯陽在朔州西南

德宗時戶部侍郎判度支韓洄言天下銅鐵冶乃山

晉乘蒐略

卷之十七

七

澤利當歸於上請悉隸鹽鐵使於是申嚴私鑄之禁元和中採鐵二百七萬斤裴休爲鹽使增鐵山七十一歲率鐵五十三萬二千斤唐鐵冶凡一百八十六鐵山五迨後鐵冶盈積運使言大通冶鐵可備諸軍州數十年鼓鑄願權罷採以紓民遼州高魏開鐵冶疏以臣鄰境所有言之舊有八冶曰臨水曰彭城曰固鎮曰雀爐曰祁陽曰山嘴兒曰砂窩曰渡口先時設立總司提督煽取日萬貫今諸有丁力之家或三戶或五戶起爐一座每月課收鈔貫止徵鐵數資

用而不病民斯爲得也

元和四年三月以李鄴爲河東節度使河東節度使嚴綬在鎮九年軍政一出監軍裴洵請以李鄴代之鄴邕之從孫也洵里居聞喜重河東之守而不任循默猶罷鄴綱而薦李蕃均爲忠於所事也

元和五年王鏐鎮太原建言朱邪族孳熾散居北川恐啟野心願析其族隸諸州勢分易弱也遂建十府以處沙陀鏐有吏才工於完聚范希朝以河東全軍出屯河北耗散甚衆鏐到鎮之初兵不滿二萬人馬

晉乘蒐略

卷之十七

夫

不過六百匹歲餘兵至五萬人馬有五千匹器械精利倉庫充實又進家財三十萬進御左右皆有饋遺多稱譽之上復欲加鏐平章事李藩權德輿皆以爲不可李絳諫曰鏐在太原雖頗著績效今因獻家財而命之若後世何白居易亦言宰相位極人臣非清望大功不應授今除鏐則諸鎮皆生冀望鏐在鎮百計誅求自入進奉若除宰藩鎮效之競爲割剝百姓何以堪之事遂寢按王鏐進羨餘而白居易上其狀嚴綬守太原政出參軍而裴洵効其行二公皆并人

見聞尤確言之不避嫌怨如此憲宗以杜黃裳通餽謝而罷之而自納王鏐之賂又欲以宰相賞之前後不倫固難責之他人矣

元和七年李絳言振武天德左右良田萬頃請擇能員開置營田可省費足食於是詔以韓重華爲振武軍營田等使盧坦表薦之也重華列屯益兵廣開廢地三年之中墾田四千三百餘頃三歲大熟因募人爲十五屯度支使盧坦經度屯置百三十人分種百頃各就高爲堡東起振武西逾雲州極中受降城出晉乘蒐略

卷之十七

堯

入河山之際六百餘里列柵二十里屯堡相望寇來不能暴人得肆耕其中歲收穀四十萬餘斛省度支錢二千餘萬緡旣復請開田五千頃可盡給振武天德靈武鹽夏五城之軍不允按此卽歸化城水草豐美之所也土田腴良利墾種實塞下之計莫過於此坦吏績有聲表重華以興大利適時事所宜昔韓愈以輸邊之費中國坐耗而邊吏恒苦食不繼謀所以實塞下而紓籌策中唐以還陸贄先建大議李絳深籌而亟行之用廣邊儲當國之實政也



唐志元和中更恒岳曰鎮岳元和志漢改恒山爲常山至周武平齊復曰恒山管子恒山北臨代南俯趙東接河漢之間山在渾源州城南二十里高十里周百三十里北連玉華峯東連柏山南連鎗峯嶺山脈繇陰山南入朔平大同府境繇朔州西折而東爲勾注覆宿夏屋茹越書厓突起于州南爲恒山繇恒山南行爲太行王屋西南盡于河東行爲紫荆居庸而東北盡于海山巔建北嶽廟晉葛洪枕中書顓頊氏爲黑帝治太恒山

晉乘蒐略

卷之十七

五九

蘇轍注長公詩注五臺山有草藥名長松亦名仙茅近世有患大風疾者自分必死入五臺山遇一僧以長松令服而兩眉再生張天覺集僧普明居五臺山患大風眉髮俱墮哀苦不堪忽遇異人教服長松示其形狀明採服之旬餘毛髮俱生顏色如故今土人以長松雜甘草山藥爲湯煎甚佳李時珍曰長松生古松下根色如薺芎長五六寸味甘微苦類人參清香可愛臺山靈氣所鍾隨地融結而成非下方所得有也

元和七年李吉甫奏臣訪飛狐縣三河冶銅山約數  
十里銅鐵至多飛狐錢坊二十五里兩處同用巨馬  
河水以水斛銷銅比方諸處鑄錢人工絕省向時三  
河冶置十鑪鑄錢舊蹟并存事堪覈實今但得錢本  
令本道應接人夫三年以來其事卽立救河東困竭  
之弊易定援接之形制置一成久長獲利詔從之置  
五鑪鑄錢每歲鑄成萬八千貫時朝廷新收易定河  
東道久用鑄錢不堪弊至此俱受利元和志廣昌縣  
南三河冶舊治鑪鑄錢至德以後廢及是修復

晉乘蒐略

卷之十七

今

元和八年徙受降城於天德軍先是振武河溢毀受  
降城節度使李光進奏請修城兼理河防李吉甫請  
徙于天德故城以避河患李絳盧坦以爲受降城張  
仁愿所築當磧口據虜衝要美水草守邊之利也欲  
避河患退二三里可矣天德故城僻處确瘠烽堠不  
相應接虜忽唐突勢無由知是無故而蹙國二百里  
也城使周懷義奏利害與絳坦同上卒用吉甫策時  
以受降城騎士并隸天德軍李絳言于上曰邊兵徒  
有其數而無其實將帥但緣私役使聚其財貨以結

權倖而已未嘗訓練以備不虞此不可不于無事之時豫畱聖意也受降兵籍舊四百人及天德交兵纔五十人器械一弓而已故絳言及之上驚曰邊兵乃如是其虛邪卿曹當加按閱會絳罷相而止元和志天德軍本安北都護舊理西受降城天寶中于大同川西築城名曰天安軍移理焉乾元後改爲天德軍西南移永清柵至元和八年復移軍于大同川之舊城

元和九年胡証爲振武節度使証河中河東縣人業晉乘蒐略

卷之十七

全

儒而勇膂力絕人嘗援裴晉公於阨晉公未顯時羸服私飲爲武士所窘証聞突入悉驅諸惡少出人不敵抗時稱其俠初舉進士渾瑊美其才從于頤掌書記嗣爲田宏正副使遷諫議大夫至是鎮振武時党項屢擾邊單于都護府累更武將職事廢証至令嚴邊謐後充京西北巡邊使太和公主嫁回鶻以証爲和親使舊制行人有私覲禮縣官不能具召富人子納貲於使而命之官証請儉受省費以絕鬻官之濫次漠南北人欲屈脅之証以唐官儀自將訖不辱命

遷進京兆尹左散騎常侍其強幹如此然好殖財自奉養奴數十人營第修行里彌亘閭陌車服器用珍侈素與賈餗善李訓敗衛軍利其財聲言餗匿其家爭入剽劫卒罹其禍云

元和九年柳宗元爲柳州刺史宗元河東人以黨王叔文十年不量移出爲遠州刺史得柳州唐書列傳宗元其先河東人父鎮天寶末遇亂奉母隱王屋山常間行求養少精敏絕倫爲文章卓偉精緻一時輩行推仰第進士博學宏辭科授校書郎貞元十九年

晉乘蒐略

卷之十七

全

爲監察御史裏行善王叔文章執誼二人奇其才及得政引內禁近與計事擢禮部員外郎欲大進用俄而叔文敗貶邵州刺史不半道貶永州司馬身旣窳斥地又荒瘠因自放山澤間其堙厄感鬱一寓諸文倣離騷數十篇讀者咸悲惻至是徙柳州刺史柳人以男女質錢過期不贖子本均則沒爲奴婢宗元設方計悉贖歸之尤貧者令書傭視直足相當還其質已沒者出已錢助贖南方爲進士者走數千里從宗元游經指授者爲文辭皆有法世號柳柳州韓愈稱

其文雄深雅健似司馬子長崔蔡不足道也元和十四年卒於柳年四十七柳人懷思不已立廟奉祀於羅池托言神降於州之堂人有慢者輒死愈爲文以實之云按柳州居柳柳人視之如父母邊方文學由此而起其治與民宜而學足以陶甄士類使移其治柳者於朝早自樹立從容圖治其所設施未必不釐然可觀也而卒一蹶不復振者少年氣盛功名之念過切銳志圖進汲汲如狂至於蓄疑敗謀而不能自拔也其貽許孟容書云宗元年少氣銳不識幾微但晉乘蒐略

卷之十七

全

欲一心直遂果陷刑法皆所自取顧自以得姓二千五百年代爲冢嗣居卑濕昏霧之鄉恐遂填溝壑曠隆先緒荒陬中少士人女子無與爲婚嗣續之事不絕如縷每春秋時饗子立捧奠顧盼無後繼者摧心傷骨若受鋒刃先墓在城南尤懼毀傷松柏芻牧不禁近世禮重拜掃今闕者四年矣每遇寒食則北向長號以首頓地城西有數頃田樹果數百株多先人手植今已荒穢家有賜書三千卷尚在善和里舊宅今三易主書存亡不可知皆付受所重常繫心腑然

無可爲者立身一敗萬事瓦裂身殘家破爲世大僂  
是以當食不知辛鹹節適洗沐盥漱動逾歲時一搔  
皮膚塵垢滿爪誠憂愁悲傷無所告愬以至此也其  
言哀惋淒切爲將伯之呼語語動人然時皆忌其才  
高復進故無用力者宋歐陽公言寒食野祭爲非禮  
唐時禮崇拜掃北方尤重而公憶及田野道路士女  
徧滿至謂阜隸庸丐皆得上父母邱墓馬醫夏畦之  
鬼無不受子孫追養者言之痛心如此而歸本於一  
行旣敗萬事瓦裂悔心之萌於斯更切以柳州之人  
晉乘蒐略

卷之十七

合

其才與學皆可爲於天下徒以一時失足遂誤終  
身凡不如柳州者又可輕言躁進哉

